



08211

禮記卷二十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內則第十二之一

別錄屬子法

禮記

卷二十七

朱子曰此古經也又曰鄭氏以爲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閨門之內儀軌可則故曰內則此必古者學校教民之書○趙氏師曰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某疑中間似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士於坵一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品節之差耶又凡養老止元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文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子事父母而達之天下以及人之老耶又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一節雖承上章養老之文而云然此篇旣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庶兆民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曾子之言某疑他簡脫誤在此耳又凡養老五帝憲止皆有惇史一節疑簡錯或當在上文元衣而養老之下又淳熬止以與稻米爲醢一節亦疑簡錯恐或當屬上文冬宜蠶羽膳膏羶及雉兔皆有芼之下自此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愚謂自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至皆有惇史與通篇所言不相比附而文體亦異疑係他篇脫簡若以淳熬接上士於坵一之下則通篇條理秩然矣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庶兆民

鄭氏曰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孔氏曰君謂諸侯王謂天子蓋雖以諸侯爲主而雜以天子言之

故又稱王及兆民也飲食教令所掌各有別官今此篇內既有飲食又有教令則篇首當言命冢宰司徒今惟一云冢宰不言司徒是記者據諸侯并六卿爲三司徒或兼冢宰之事也意疑而不定故稱或焉朱子曰註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言后王之命則冢宰實天子之冢宰耳蓋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其在諸侯則亦天子之宰施典於邦國而諸侯承之以教其民自不害冢宰爲司徒之兼官也愚謂后王天子也不言降教而曰降德者見王者身有此德乃降之以教於民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

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端鞞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籥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二

大觶木燧

徐所結反鞞音必搢徐音箭又音音

徐所結反鞞音必搢徐音箭又音音
遂捍戶旦反遼時世反徐作滯偏本又作幅彼力反綦其反記

鄭氏曰咸皆也縱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拂髦

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也綏纓

之飾也端元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

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佩用自佩也必

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今齊人有言紛

者刀礪小刀及礪礪也小觶解小結也觶貌如錐以象

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

箏彊也遼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偏行膝綦屨繫也孔氏

曰此子謂男子以經云端鞞紳搢笏故也盥謂洗手漱

謂漱口此據年稍長者若孺子則晏起而不能鷄初鳴

也縱韜髮者也士冠禮云緇纒長六尺鄭云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盧說爲優笄者著縱旣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謂安髻之笄以縱韜髮作髻旣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四寸纒中是也纒中謂殺其中使細韮齒冠之笄故文在冠上總者裂練緇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以爲飾也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說加縱縱說加笄笄說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元端著鞞又加大帶也刀礪與小觶連文故知刀爲小刀玦當作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闇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名遂自玦當作決以下至此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採孔疏今本禮記註疏及衛氏集說皆無之刀鞞之刀大於左廂刀也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

燧鑽火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廂用力爲便故佩大物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或云屨上施繫以結於足也陳氏祥道曰詩曰赤芾在股邪偃在下蓋以幅帛邪纏於足故謂之邪偃所以首偃束也故謂之偃男子事父母有偃詩諸侯朝天子有偃則凡行皆有偃特婦人不用故婦事舅姑無偃朱子曰屨繫或說爲是爲行戒者紉也愚謂子事父母謂男子已冠者也下文言男女未冠笄者而不顯女子已笄者之禮蓋女子笄則適人故畧之其或在室者則其禮與子婦同也婦人吉總尺有二寸則男子之總亦然刀皆有鞞左言刀右言鬯互見之爾觶雖也字或作鑄是有以金爲之者小觶以解小結大觶以解大結大觶與木燧相連蓋鑽燧亦用之也金燧以金爲之考工記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

是也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
鄭云夫遂陽遂也成伯璵謂冬至日子時鑄銅爲鑿謂
之陽遂夏至日午時鑄銅爲鑑謂之陰鑿是金遂亦鑿
類其狀相似欲取火則向日照之以引取其火也木燧
以木爲之春用榆柳夏用棗杏夏季用桑柘秋用柞櫨
冬用槐檀用鑄鑽之以出火論語云鑽燧改火是也火
出於日者屬陽故金燧佩於左火出於木者屬陰故木
燧佩於右左所佩凡五物奇數陽也右所佩凡六物偶
數陰也○孔疏謂元冠有纓約有纓者無笄蓋以士冠
禮皮弁爵弁有笄而於冠不言笄耳然士冠禮初加之
冠乃大古之緇布冠其制質畧不獨無笄且無武矣未
可據此以決元冠之制也冕弁有紘又有笄冠有纓何
必無笄乎國語范文子以杖擊文子折委笄註謂委貌
之笄則冠之有笄見於此矣男子有二笄一爲固髮之
笄一爲固冠之笄此言笄在冠上則爲固髮之笄而非
固冠之笄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佩
紛帨刀礪小簪金燧右佩箴管線纁繫裘大簪木燧矜
纓綦屨釋文如父母一本作如事父母衣如字又於既反
纓之林反線本又作綫息賤反纁音曠繫字又作
繫同步干反委陳乙反又作映
矜本又作給其鳩反嬰又作纓

鄭氏曰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繫小囊也繫裘言施
明爲箴管線纁有之矜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孔

氏曰婦人之笄喪服所謂女子吉笄尺二寸者也但婦
人之笄異於上男子笄縱乃皮弁爵弁之笄故鄭以簪
解之也衣謂元綃衣熊氏云裘刺也以針刺裘而爲繫
囊故云繫裘也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纁之下而

言施繁裘明爲四物而施矣鄭註士昏禮云婦人十五
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
聞未笄無纓下男女未冠笄者亦云衿纓彼用以佩容
臭與此旣笄之纓別也朱子曰婦人不冠所謂吉笄卽
爲固髻之用亦名爲簪而非如二弁之笄矣愚謂男子
有二笄一以固髮一以固冠婦人惟有尺二寸之笄以
固髮而因以爲飾與男子之冠相當所謂男子冠而婦
人笄也而孔氏乃以當皮弁爵弁之笄故朱子非之特
牲禮主人服元端主婦笄纓綃衣是婦人之笄纓綃衣
與男子之元端相當士大夫以元端爲常服則其妻以
笄纓綃衣爲常服也婦人左佩五物悉與男子同右佩
六物管大觶木燧與男子同餘三物則異蓋玦捍用於
射刀之夫者用以割斷皆非婦人之所當佩而箴及線
纒則女工之所有事也陳用之據士昏禮堵脫婦纓謂
事舅姑之纓乃佩容臭之纓非許嫁之纓然香纓惟男
女未冠笄者有之上男子已冠者無此則婦人可知昏
禮脫纓蓋昏夕暫脫之耳非一脫不復著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五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
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
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
溫之醴酒醴芼羹菽麥蕒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
以甘之葷苴粉榆兔菹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

始必嘗之而后退

釋文燠本又作輿同於六反苛音何養

芳勇反本或作捧長丁丈反溫本又作濫又作盪同於運
反醴之然反醴羊支反芼毛報反蕒字又作麩扶云反徐
扶畏反秫音述飴羊之反葷音謹昔音九初扶云反免音
問菹字又作藁苦老反滫思酒反聽音髓膏之古報反

鄭氏曰怡說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時便也

槃承盥水者巾以浼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醜粥也芫菜也蕡熬臬實甘之滑之膏之謂用調和飲食也芫莖類冬用莖夏用莖榆白曰粉免新生者蕡乾也秦人澠曰澠齊人滑曰澠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敬也孔氏曰苛與癢連文故知是疥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醜是粥之薄者則饘爲厚者公食禮三牲皆有芫牛藿羊苦豕薇用菜雜肉爲羹也釋草云廣臬實也菽豆以下供尊者所食悉皆須熟故云熬臬實也以甘之者以此棗栗飴蜜以甘和飲食士虞禮記夏用葵冬用莖鄭云莖莖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莖此經莖莖相對故知冬用莖夏用莖也釋木云榆白粉孫炎云榆白者名粉庖人云共蠶蕡之物蠶蕡相對此經以免對蕡

蕡既是乾故知免爲新生也蠶蕡周禮據肉爲言此則以莖莖等爲免蕡以滑之者言以此數物相和澠澠之令柔滑也凝者爲脂釋者爲膏以膏之者以膏沃之使之香美此等總爲調和飲食陸氏德明曰莖似莖而葉大方氏慤曰以甘之周官所謂調以甘以滑之周官所謂調以滑以膏之周官所謂膏香膏臊之類也愚謂槃以承盥水其盛水蓋以匱左傳奉匱沃盥是也槃輕故少者奉之水重故長者奉之飴餈也米蘖煎成亦謂之糖方言餈謂之糖是也爾雅餈粘粟也然凡黍稻之黏者皆謂之秣不獨粟也爾雅齧苦莖郭氏云今莖茶也子如米泔食之滑唐本草云俗謂之莖菜葉似葢花紫色邢氏云本草云味甘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也莖莖類榆刺榆也一名樞又名莖陸璣云樞菜

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是粉爲白榆榆爲刺榆粉榆之葉皆可爲茹而刺榆尤美也下云命士父子異宮味爽而朝則此不命之士至父母舅姑之所未味爽也又下言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此不命之士父子同宮在父母之所無時焉不可以朝夕限也若日入而慈以旨甘則亦當與命士同此不言者文畧爾○陳氏濬曰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

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釋文冠古亂反朝直遙反下而朝同

鄭氏曰總角斂髮束之容臭香物以纓佩之爲迺尊者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七

給小使也具饌也孔氏曰臭謂芬芳香物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曰容臭方氏慤曰臭香物蘭蕙之類不佩用而佩容臭示未能卽事也朱子曰恐身有穢氣觸長者故佩香物愚謂下文言孺子晏起則此男女未冠笄謂十年以上者十年出就外傳學幼儀則其習此禮宜矣容臭謂爲小囊以容受香物也味暗也爽明也味爽謂天將明而未明時也味爽而朝視成人差後也

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

各從其事

釋文衣如字又於旣反灑本又作洒所買反又所賣反

鄭氏曰斂枕簟不欲人見已褻者簟席之親身也孔氏曰此總論子婦而外卑賤之人爰及僕隸之等愚謂凡內外謂尊卑長幼莫不皆然也枕簟親身之物斂之者

爲其袞露且避塵汚也灑埽室堂及庭內外皆徧灑埽之也自室及堂自堂及庭先後之序也布席布坐席也各從其事內治內事外治外事也

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鄭氏曰孺子小子也方氏慤曰蚤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晏起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鄭氏曰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孔氏曰此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程子曰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方氏慤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愚謂宮謂牆

垣之所周也凡言宮有據牆之起乎大門而北周者若昏義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詩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周禮小宰掌宮刑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是也有指牆之起乎寢門而北周者若喪服傳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公羊傳羣公子之宮則已卑矣是也父子異宮謂牆之起乎寢門而北周者也姑以大夫士言之大門之內爲正寢門正寢之後爲燕寢燕寢之後爲妻之正寢其旁爲側室自燕寢以後雖各有門而正寢之門實北遶而周乎其外不命之士其子之寢室亦別有門而包乎父之正寢門之內故謂之同宮命士父子各有寢門故謂之異宮異宮則父子之寢各有正寢燕寢側室之屬而其制備同宮則唯父備有此制而其子或唯有燕寢及妻之寢而已而其制簡昧爽而朝視不命

之士稍晏也不命之士賤於父母抑搔沃盥之事皆親之故其朝宜蚤命士既貴其父母猥辱之事蓋僕御供之故其朝可稍晏也慈以旨甘卽上節所言棗栗餼蜜諸物也但命士之物或當更備耳日出而退視朝膳而退也退則各治其官事人君日出視朝此命士日出猶得侍親者疑人君視朝惟卿大夫及一官之長則每日皆朝餘則不必然唐宋官制有常參九參六參之別意古制亦如此爾日入又夕每日再朝也不命之士在父母之所無時命士父子異宮則其體嚴敬故其朝限以二時自此以上以至於世子之事親皆然世子記言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是也日入而夕則當問親之夕膳而又慈以旨甘此又在夕食之後者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釋文奉芳

勇反鄉許亮反止本又作趾

鄭氏曰將衽謂更臥處也孔氏曰此論父母舅姑將坐將臥奉席之禮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篋枕斂篔而禡之釋文縣音元篋口協反禡音獨

古人坐皆席地此云執牀與坐者蓋尊者偶然暫憇之所用周禮掌次王之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賈疏謂氈案牀上置氈是王於次中暫憇亦有牀也蚤旦親起之後斂臥席布坐席則少者執牀與坐侍御之人執几以進之使長者暫憇以待然後乃斂臥席等物也少者執牀則牀之制益不大鉅矣孔氏曰蚤旦親起侍御之人捧舉其几以進尊者使憑之斂其所臥在下之席與上襯身之簞又縣其所臥之衾以篋貯所臥之枕篔既

禳身恐其污穢故以襴韜藏之席則否

父母舅姑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
牟厄匪餽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

釋文傳
丈專反

近附近之近敦音對又丁雷反牟本
侯反厄音支匪羊支反一音以氏反

鄭氏曰傳移也非餽莫敢用餽乃用之也牟讀曰整厄
匝酒漿器敦牟黍稷器也非餽莫之敢飲食餽乃食之
恆常也朝夕之常食孔氏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篋席枕
几侍御之人停貯常處子婦不得輒更傳移令嚮他處
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恭敬故祇敬之勿敢逼近
敦今之杯盃也隱義曰整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
之形厄酒器也匝盛水漿之器左傳云奉匝沃盥是也
此論父母舅姑所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恆飲食之
饌子婦不得輒食愚謂敦盥也疏以爲杯盃非是敦牟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十一

厄匪非重物而不敢輒用恆飲食非珍饌而不敢輒食
則其貴重者可知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既食恆餽父没母存冢子御
食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鄭氏曰子婦佐餽婦皆與夫餽也既食恆餽每食餽而
盡之末有原也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餽
其婦猶皆餽也孔氏曰佐餽者謂長子及長子之婦食
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餽食之使盡勿
使再進也羣子婦謂冢子之弟及眾弟婦佐餽如初者
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餽之禮愚謂子婦佐餽謂長子眾
子及其婦皆佐餽也甘滑之物於孺子爲宜故使孺子
餽以此記觀之則士之禮夫婦共食矣大夫以上則同

庖而各食與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噎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擗襲衣衾不見裏釋文唯于癸反徐伊水反齊側皆反噦於月反噫於界反噎音帝咳苦愛反倚於義反又其倚反睥大計反涕本又作洩同吐細反擗居衛反見賢遍反

應唯者不敢諾敬對者不敢慢升降於堂階出入於門戶揖俯身也游行也進退周旋於尊者之前則其心必肅敬其貌必齊莊升降出入雖於尊者稍遠亦必俯身而行而不敢縱肆其容體也噦氣逆聲噫飽食氣噎噴噎咳咳嗽欠張口出氣伸竦體也立而偏任一足曰跛依物曰倚睥視邪視也自口出爲唾自目出曰涕自鼻出爲洩襲重衣也敬事爲尊者執勞事也袒裼露臂也擗揭衣也襲衣衾不見裏爲其穢而不潔也此節言事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十一

父母恭敬之節也○孔氏玉藻疏云子於父以質爲文故父母之所不敢袒裼愚謂至敬無文孔氏謂父母之前不裼是也但此所言裼襲自爲別義與玉藻裼襲不同玉藻所謂襲謂掩其中衣也此所謂襲謂重衣也玉藻所謂裼謂露其中衣也此所謂裼謂露臂也若混而爲一則誤矣

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釋文澣本又作澣戶管反綻字又作列紉女陳反徐而陳反燂詳廉反潘芳煩反澣音悔

鄭氏曰唾洩不見輒刷去之也手曰漱足曰澣愚謂唾洩不見恐父母見之而生憎穢也綻解也紉以線貫針也燂温也潘米瀾也此節言事父母服勤之禮也

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帥循也時是也謂上二節所言之禮也○自篇首至此言事父母舅姑及尊長之法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瀆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釋文能非鬼反瀆彼力反本又作徧

鄭氏曰祭嚴喪遠授器不嫌也奠停地也瀆浴室也孔氏曰祭是嚴敬之時喪是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媯邪之意愚謂內謂內事外謂外事在內言內在外交外各治其事而不得相預也其相授謂非喪祭而相授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所以別男女之職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嚴內外之限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釋文嘯依註音叱今按嘯如字

鄭氏曰嘯讀爲叱嫌有隱使也孔氏曰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姦私恐人聞知不以言語但諷叱而已故云嫌有隱使也愚謂嘯感口出聲也不嘯不指爲其聲容不肅且惑人也夜行必皆以燭者所以遠暗昧之嫌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此謂宮中之道路也地道尊右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蓋以相避遠而因以爲尊卑之別也○自男不言內至此論男女遠嫌厚別之法朱子移於男不入女不出之下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者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

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釋文飲於鴆反食音嗣者市志反

鄭氏曰嘗而待待後命而去也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

朱子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平日慈愛

之心也人代之而弗欲者慮以自逸而違命姑與姑使

者嫌於怨讟而必爭愚謂子婦之孝敬者必為父母舅

姑之所愛恐其恃愛而驕故戒以勿逆勿怠加之事人

代之者謂尊者既命之事又惜其勞而使人代之也弗

欲者為其所為不必能如己之意也姑與之者姑聽其

代也姑使之者姑以己之意教使之也而后復之者俟

代者休解而後復其本業於己也凡此皆勿逆勿怠之

事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釋文縱本又作從足用反數色角反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鄭氏曰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

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鄭氏曰庸之言用也怒謹責也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

明其犯禮之過也愚謂不可怒謂怒之而不從命也子

放婦出而不表禮忠厚之道也○應氏鏞曰自子婦孝

者敬者而下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自子婦有勤勞

之事而下勉父母舅姑之慈於子婦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

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

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釋文說音悅

下怡柔皆和順之意所謂事父母幾諫也起者悚然興起之意諫之所以不入者必已之孝敬有未至故復興

起其孝敬冀以感動乎親而復進其說也有隱無犯者雖事親之道而陷親不義者乃不孝之大故父母之過足以得罪於鄉黨州閭者雖不說而必圖復諫雖犯顏而有所不憚也孔氏曰犯顏而諫使父母不說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甯可孰諫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此一節論父母有過諫諍之禮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婢子賤妾也檀弓陳乾昔曰使夫二婢子夾我是也若及也高氏愈曰父母愛而已則敬之重親之意愛之不足以盡其意故也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酉

高氏愈曰由自也視比也親之所愛服食厚而執事常逸已之所愛服食薄而執事常勞不敢以已之所愛並於親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高氏愈曰宜猶善也出謂出其妻也行夫婦之禮者恩情不敢稍殺也宜與不宜子與父母未知孰是然人子之心卽父母之僻惡僻愛而亦不敢有所違順親之道當然也愚謂婦以事舅姑也能事舅姑則婦不能事舅姑則不婦而其他事之得失有不必計矣此以上三節言爲人子者當以父母之愛惡爲愛惡雖婢妾庶孽之微賤而有所不敢忽雖妻妾之親私而有所不敢專至

於父母沒而不衰焉則又事死如事生之孝也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高氏愈曰貽遺也爲善未決去惡未勇人情之常也喜其榮親則善必爲惡其辱親則惡必去榮辱不繫於其身而繫於親蓋孝子之心如此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男子七十而傳婦人之傳重則不係於已之年而係於其夫蓋祭必夫婦親之夫沒則妻不得不傳重矣每事必請於姑者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眾婦也介婦請於冢婦以其代姑統家事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五

鄭氏曰善兄弟曰友娣姒猶兄弟也愚謂友猶愛也不友無禮皆怠之所生也怠於事而以勞加介婦則不友矣怠於敬而以慢加介婦則無禮矣舅姑使冢婦冢婦不可以已之尊而懈怠以至不友無禮於介婦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命謂使令其下舅姑使介婦介婦不可以舅姑之任已而敵耦於冢婦至於並行並命並坐而皆不敢焉其所以尊冢婦者至矣蓋冢婦卽異日之宗婦介婦所宗而事之者故雖未受傳而所以敬之者如此此二節言冢婦介婦相與敬事之道蓋家人睽常起於婦人誠使爲冢婦者能屈已以下介婦爲介婦者能盡禮以事冢婦

彼此各盡其道而家無不和矣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鄭氏曰婦侍舅姑者也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高氏愈

曰凡婦通家婦介婦而言私室婦所居室也事謂私事

私室不敢擅退私事大小必請蓋重舅姑之命如此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釋文畜許六反

又許又反又物六反

畜養性也假以物借人與以物遣人也鄭氏曰家事統

於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萑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

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

藏以待乏

釋文蒞本又作止昌改反韋昭昌以反

婦或賜之者謂其私親兄弟也萑蘭皆香草可佩者新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六

初也如初受賜者如其初受於私親兄弟之時蓋物之

藏於舅姑不啻其藏於己也不得命不見許也如更受

賜者如更受舅姑之賜蓋物雖出於私親兄弟不啻其

出於舅姑也藏以待乏者待舅姑之乏而獻之也此言

婦受賜之法所以申上無私貨三句之意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

句賜而后與之

復白也復請其故者謂以當與之故白請於舅姑舅姑

賜之物而後與之此申上不敢私假不敢私與之義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

家雖厭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

也宗婦大宗子之婦舍止也舍於外而不敢畢入所以

降下於宗子也

子弟猶歸器衣服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鄭氏曰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也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愚謂貴富驕人無往而可故非但不敢以入宗子之家至於父兄宗族皆不可以此加之也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釋文齊側皆反

孔氏曰賢猶善也大宗將祭小宗夫婦皆齊戒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大宗祭畢而後敢私祭祖禰也此文雖主事大宗事小宗者亦然愚謂宗子者先祖之正體尊祖故敬宗此上二節言事宗子宗婦之禮又因事父母之孝敬而推而廣之者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七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稭

釋文稻思呂反稭側角反

鄭氏曰飯目諸飯也孰穫曰稻生穫曰稭孔氏曰此飯

凡有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云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稭是斂縮之名以其生穫故斂縮也稻既對稭故為孰穫愚謂稻稭者言六種之飯其穀皆有生穫孰穫之異也○孔氏曰案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此則據諸侯其天子則加以麥苳為六愚謂諸侯朔食四簋天子六簋皆黍稷也蓋食以黍稷為正以稻粱為加四簋六簋惟據其正者言之其加者不在此數也膳夫天子食用六穀則朔食自當有麥苳但不在六簋之數耳

膳腳臚臠醢牛炙醢牛醢醢牛膾羊炙羊醢醢豕炙醢豕

入六飲一曰水則此經水一也二曰漿則此經漿一也
三曰醴則此經重醴一也四曰涼則此經濫一也五曰
醫則此經或以醴爲醴一也六曰醢則此經黍醢一也
六飲之外此經別有醢若鄭司農之意醢與醫爲一物
卽以醢爲醴者非康成義也康成以醢爲梅漿者見下
文云調之以醢若醢醢則醢是醢之類又云獸用梅故
知梅漿也愚謂或以醢爲醴此卽上文之重醴而爲之
異法者康成注漿人以此爲醫非是蓋醢爲梅漿當從
康成醫醢一物當從司農黍醢以黍爲粥也水卽井水
也此飲凡六物與漿入六飲相當醴一醢二漿三水四
醢五卽漿人之醫濫六卽漿人之涼也

酒清白

鄭氏曰酒曰諸酒也白事酒昔酒也孔氏曰清謂清酒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五

事酒昔酒俱曰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爲三酒此無

五齊者五齊祭祀所用非人常用故也

羞糗餌粉醢

釋文換起九反又昌糾反餌音二醢讀曰餐又作餼之然反又之善反

鄭氏曰羞曰諸羞也周禮羞邊之實糗餌粉糗羞豆之

實醢食糗食此記似脫醢當爲糗以稻米與狼臠膏爲

糗是也孔氏曰案周禮羞邊之實糗餌粉糗糗鄭註云合

蒸曰餌餅之曰糗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爲之糗者搗

粉熬大豆爲餌糗之黏著故以粉糗搗之周禮粉下有

糗今無者記人脫漏更以醢益之醢者於周禮羞豆之

實也自當作糗若黍醢則是粥非膳羞之用此醢與糗

食文連則是糗類八珍內作糗與糗其事亦相連故知

醢當作糗且糗雖雜以狼臠膏亦粥之般類愚謂羞有

庶羞內羞上文膳是庶羞此言內羞也此云羞蓋總糗

豆之內羞而言之當云糗餌粉糝醢食糝食而粉下脫
去一字醢下脫去三字也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鷄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
不糝濡豚包苽實麥濡鷄醢實麥濡魚卵醬實麥濡鼈

醢醬實麥脩蝨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
醢醬桃諸梅諸卵鹽釋文食音嗣蝸力戈反苽音孤字又

和和卧反糝三敢反麥音了濡音而醢一本作醢卵醬依
註音鮪古門反暇丁亂反蝨直其反卵鹽力管反○鄭註
卵或作瓘
膚或為時

鄭氏曰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苽彫胡也稌稻也凡羹
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麥則不矣此脯所謂析乾牛

羊肉也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茶也以包豚殺其
氣也卵讀為鯢魚子也脩脩捶脯施薑桂也蝨蚘蟬子

也膚切肉也卵鹽大鹽也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以皆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孔氏曰此節總明人君燕食
所用以蝸為醢以苽米為飯以雉為羹三者味相宜以

麥為飯析脯為羹又以鷄為羹三者亦味相宜細折稻
米為飯以犬兔為羹此三者亦味相宜和糝不糝者此

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麥也濡亨煮
之以其汁調和也知卵讀為鯢者鳥卵非為醬之物蝨

醢是蚘蟬之子卵醬承濡魚之下宜是魚之般類故讀
為鯢鯢魚子也濡豚包裹以苦菜殺其惡氣濡鷄加以

醢及醬濡魚以魚子為醬濡鼈亦加醢及醬四者皆破
開其腹實麥於其中更縫而合之以煮也食脩脩以蝨

醢配之食脯羹以免醢配之食麋膚以魚醢配之食魚
膾以芥醬配之食麋腥以麋醢配之食桃諸梅諸以卵
鹽配之麋膚孰肉麋腥生肉也諸菹也桃菹梅菹今之

藏桃藏梅也欲藏之必先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蓀鄭云桃諸梅諸是也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蝸醢一苾食二雉羹三麥食四脯羹五雞羹六析稌七犬羹八兔羹九濡豚十濡雞十一濡魚十二濡鼈十三自此以上醢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故不數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爲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暇脩十四蚺醢十五脯羹重出兔醢十六麋膚十七魚醢十八魚膾十九芥醬二十麋腥二十一醢二十二醬二十三桃諸二十四梅諸二十五卵鹽二十六掌客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有其文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上陳庶羞依牲大小先後此不依牲之次第又飯食在盞醢羹之屬在豆是上下雜亂也愚謂人君燕食得用此諸物然每用自有常數非一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五

食盡用之也濡雞醢醬實蓼醢醬承濡雞之下卽雞之醢醬也濡鼈之醢醬卽鼈之醢醬也麋腥醢醬卽麋之醢醬也暇脩乃邊實不用於食此與下大夫有脯無膾皆以脯用於食者案八珍中之熬有濡食乾食之異熬捶而加薑桂鄭氏以爲若今之火脯是脯脩有濡食之法則其用於食者也其皆釋而煮之以醢而盛之則以豆與麋腥謂生切麋肉以醢釀之卽下文麋鹿魚爲菹是也周禮之乾蓀亦邊實此桃諸梅諸孔氏以爲菹蓋亦用醢釀之者故用之於食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釋文

食音嗣齊才細反

鄭氏曰食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氏曰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周禮註曰各尙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木火金水之成於土孔氏曰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鹹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菽

鄭氏曰言其氣味相成孔氏曰上云折稌用犬羹此云牛宜稌犬宜粱者此據尊者正食上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故不同自食齊視春時至此皆周禮食醫文而記者載之論調和飲食之法劉氏夔曰周官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而曰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此大司徒以施諸教人子皆視此以養親也

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牯鱸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

宜鮮羽膳膏羶

釋文薺音香腥其居反鱸本又作麋所求反臊素刀反腥音星說文作膳羶升然反

鄭氏曰牯乾雉也鱸乾魚鮮生魚羽鴈也此八物四時

肥美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薺犬膏

臊雞膏腥羊膏羶鄭註周禮庖人曰牛屬司徒土也雞

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孔氏曰此

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

乃善春爲木王牛中央土畜春東方木木剋土木盛則

土休廢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剋金火盛則金休廢

雞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剋木金盛則木休廢羊屬南

方火冬水王水剋火水盛則火休廢周禮鄭註云羔豚

物生而肥犢麋物成而充牯鱸暎熱而乾魚鴈水涸而

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

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義與此同土相見禮云冬執

雉夏執膳故知 膳爲乾雉周禮邊人云臚鮑魚鱠鮪與
鮑相對鮑爲溼魚故知鮪是乾魚也鮪旣爲乾魚故解
爲生魚也月令云季冬獻魚又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
入澤梁是冬魚成也羽族旣多而冬來可食者唯鴈故
知羽鴈也周禮云行謂行用此云宜謂氣味相宜其事
同也賈氏公彥曰殺牲謂之用煎和謂之膳五行春木
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爲休廢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
爲休廢以下推之可知王所剋者死相所剋者囚新謝
者爲休廢若然嚮所膳膏皆是死之脂膏鄭云休廢者
相對死與休廢別散則死亦爲休廢故鄭以休廢言之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麋鹿田豕麇皆有軒雉兔皆
有芼爵鵝蜩范芝 栭菱椹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
桂釋文麇九倫反本又作麋又作麇軒音憲出註後放此
栭音而本又作糯菱音陵柿音侯楂側相反○鄭註軒

或爲
胖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重

鄭氏曰軒讀爲憲謂藿葉切也菱芰也椹枳椇也梨之
不臧者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
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備錄孔氏曰麋鹿田豕
麇非但可爲脯又可腥食皆藿葉切之而不細切故云
皆有軒不言牛者牛唯可細切爲膾不宜爲軒也雉兔
皆有芼者雉羹兔羹皆有菜以芼之無華葉而生者曰
芝栭賀氏曰芝木槌栭軟棗也愚謂孔氏以芝栭爲一
則爲三十一物賀氏以芝栭爲二則爲三十二物未知
孰是脩脯淺棗栗榛桃梅皆邊人之邊實也芝栭椹柿
瓜桃李楂梨蓋亦盛之以遵而不見於邊人則此乃人
君私燕所用也麋鹿田豕麇之軒及雉兔爵鵝蜩范庶
羞也皆用以食者也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惟有雉兔及

鷄則此人君所用庶羞也薑桂二者則調和羞膳及爲
殿脩皆用之鄭以此三十一物並爲庶羞非也庶羞盛
於豆皆濡物無脯脩之屬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蔽庶人者老不
徒食

燕食謂朝夕常食周禮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賈疏
燕食朝夕常食是也孔氏分燕食與朝夕常食爲二非
是脯爲遵實凡食無遵惟飲酒有之此大夫燕食乃有
脯者蓋燕食物不必備或偶無膾則得以脯代之蓋釋
而煎之以醢而盛之則以豆也貳重也士燕食得有羹
蔽而不得重設也蔽出於牲士朔食惟特豚則不得貳
截矣六十曰耆庶人者老不徒食者六十非肉不飽食
得有截非六十者不得食也羹則庶人皆有之下云羹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食無等是也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
用藪和用醢獸用梅鷄羹鷄羹鴛釀之蓼魴鱓烝雛燒雉
薺無蓼釋文薺戶界反俗本多作薺非也藪魚氣反和戶
反反鷄鷄羹本又作鷄羹鷄羹魴音房鱓音叔雞
仕俱反又匠俱反燒如字一音焦○按皇氏烝字燒字雉
字薺字爲句賀氏讀魴鱓烝雞爲句孔氏同皇今從之

鄭氏曰此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芥芥醬也藪煎菜莢
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檄三牲和用醢畜與家物
自相和也獸用梅亦野物自相和釀謂切雜之也鴛在
羹下烝之不羹也薺蘇荏之屬也燒煙於火中也孔氏
曰上云魚膾芥醬則謂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鷄鷄
羹者謂用鷄用鷄爲羹鴛唯烝煮之不以爲羹故文在
羹下三者皆釀之以蓼魴鱓二魚皆烝熟之雛是鳥之
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臠也雉或烝或燒或

可爲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言魴鱖烝及雜燒并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愚謂此論調和之宜與魚膾芥醬食時相配者不同也膾春用葱卽下文云肉腥細者爲膾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是也若秋則用芥豚秋用蓼卽上文濡豚包苦實蓼是也若春則用韭自葱至藜五者皆用以釀醢及梅則用以和也用菜謂之釀用醢酸之屬謂之和釀者雜之以亨煮和則既熟而和之也

不食雜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釋文去起呂反尻若刀反腦奴老反

鄭氏曰皆爲不利人也雜鼈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鱈魚有骨名乙在日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謂鼈竅也陸氏佃曰狼腸直狗腎熟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精聚在腦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方氏慤曰爾雅魚腸謂之乙飯自腸始故去乙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粗梨曰攢之釋文膽丁敢反攢再官反本又作鑽

鄭氏曰皆治擇之名也孔氏曰肉曰脫之者皇氏云除其筋膜取好處爾雅李巡註云肉去其骨曰脫郭氏云剝其皮魚曰作之者皇氏云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僂爾雅李巡註云作之魚骨小無所去郭氏爾雅今本作斲之註云謂削鱗也棗曰新之者棗易有塵埃恆治拭之使新栗曰撰之者栗蟲好食數數布揀撰省視也桃曰膽之者桃多毛拭去之令色青滑如膽也或曰謂若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粗梨曰攢之者恐

有蟲故一一攢視其蟲孔也

牛夜鳴則廝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烏曠色而沙
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釋文猶音由冷
音吞羸昌銳反
廐本又作廐徐芳表反又善表反沙如字一音所據反
音接腥依註作星字林音先定反般音班臂本又作孽必
避反漏依註音雙力侯反

鄭氏曰亦皆不利人也廝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廝

冷毛羸毛別聚於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曠色毛

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遠視也腥當為星聲

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脛般然也漏當為蠖

如蠖蝓臭也孔氏曰廝是臭惡之氣牛若夜鳴則其肉

廝臭冷謂毛本希冷羸謂毛頭結聚羊若如此則其肉

羶氣赤股股裏無毛躁謂舉動急躁狗若如此則其肉

臊惡曠色色變而無潤澤沙嘶也謂鳴而聲嘶鳥若如

此則其肉腐臭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豕

若如此則其肉如星黑脊謂馬脊黑般臂謂馬之前脛

其色般般然馬若如此其肉如蠖蝓臭也愚謂此周禮

內饗文鄭司農云廝朽木臭也說文腥臊之腥作胜腥

字云星見食豕合肉中生小息肉也是腥者豕生小肉

如星故從肉從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鷓鴣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鵝臠

鹿胃釋文鵝胡篤反鵝于驕反胖音判鵝音保臠於
六反胃音謂字又作胃同○鄭註鷓或為鵝

鄭氏曰舒鴈鵝也翠尾肉也胖脅側薄肉也舒鳧鶩也

臠脾臍也孔氏曰此廣言不堪食之物亦為不利人也

臠謂脾臍藏之深奧處愚謂上節所言全體之不可食

者因物形之變而察之也此節所言一體之不可食者

據物理之常而知之也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麋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

釋文腥音星守林作胜辟

必益反徐芳益反宛于晚反脾婢支反醢本或作醢○鄭註軒或爲胖宛或作鬱

鄭氏曰細者爲膾大者爲軒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

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醢

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痿者近由

此爲之矣

釋文云益州人殺鹿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痿痿於僞反菹軒聶而不

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孔氏曰凡大切若全物爲菹細

切者爲齏牲體大者菹之小者齏之麋鹿魚爲菹野豕

爲軒是菹也辟雞宛脾是齏也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

爲軒皆牒而不切麋爲辟雞兔爲宛脾皆牒而切之是

菹大而齏小也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者記者異聞也此

魚與麋鹿並言是魚之大者肉及蔥薤置之醋中悉皆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七

濡孰故曰柔之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愚謂

肉腥謂用生肉釀而食之也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此謂

不辨牲之大小凡細切者皆爲膾大切者皆爲軒也或

者之說則謂切肉之名牲各不同故又記之鄭註周禮

云全物若牒爲菹細切爲齏此謂切菜大小之異名故

醢人云掌五齏七菹此專謂菜爲齏菹也然齏菹之名

菜肉通故此言菹與軒皆菹也辟雞宛脾皆齏也齏菹

雖異然皆是以醢釀牲肉故鄭云軒辟雞宛脾皆菹類

也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釋文食音嗣

鄭氏曰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愚謂無等謂常食

皆得有羹食也士不貳羹庶人者老不徒食則庶人

非若老常食不得有裁矣大夫燕食有脯無膾有膾無

脯則士常食不得有脯膾矣諸侯日食特牲則大夫日食不得有成牲矣此之謂有等若羹食則上下皆有之故曰無等若羹食所用之物與其多少之差則諸侯以下遞有降殺未嘗無等也

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闕天子之闕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闕三士於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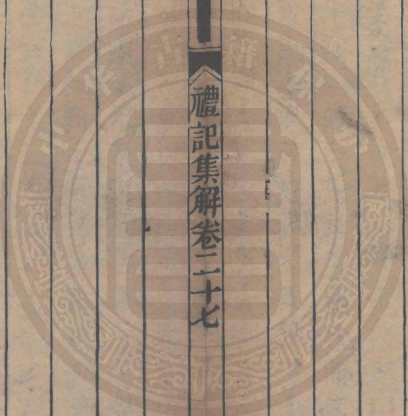
鄭氏曰大夫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老者也七十有闕有秩膳也闕以板爲之度食物也達夾室愚謂膳美食也秩膳謂常置美食於左右以備食也夾室與房謂燕寢之夾室與房也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闕也與士喪禮醴酒脯醯升自阼階奠於戶東疾必居正寢而餘闕之奠別從他處來是闕在燕寢明矣士禮如此天子諸侯可知坫土坫也士不得爲闕爲土坫以度食也公侯伯

不言闕者蒙天子之文也大夫士不言於房中者蒙公侯之文也大夫特言於闕者別於士之坫也士之坫亦在房王制曰九十飲食不離寢則未九十者飲食不得在寢室當在房可知也曰五曰三曰一者謂闕與坫之數非謂膳之種數也士於坫一而餘闕有脯醯則大夫以上非一闕惟置一種明矣士坫亦七十乃有之對文則板爲者曰闕土爲者曰坫散文則坫亦謂之闕檀弓言餘闕是也○鄭氏謂諸侯之五爲三牲魚腊非也諸侯朔食止少牢則闕不得備三牲矣鄭氏又謂大夫之闕與天子同處亦非也諸侯於房中亦爲闕大夫之闕士之坫亦於房中非大夫與天子同處也孔疏謂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闕右夾室五闕諸侯卑庖厨宜稍近故於房中亦非也夾室與房特度食之所耳庖厨

初不在此也。○自飯黍稷至此雜記飲食之法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三



禮記卷二十七終

同知銜署瑞安縣事廣陵錢國珍校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內則第十二之二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三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糗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綬給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月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啜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子雖老不坐謂在父母之側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

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釋文樂音洛 忠養羊亮反

忠養謂盡其心以養之非徒養口體而已也孝子之身終者父母雖沒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沒身而後已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以父母之心為心而隨在曲體之也孔氏曰此因上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

皆有惇史釋文惇音敦

鄭氏曰憲法也養之法其德行而已三王又從之求乞善言也惇史史惇厚者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愚謂五帝以老人宜安靜故務養其氣體而不欲乞言以勞動之老人有德行之善則記錄之為惇厚之史

也三王既養老而後乞言則其求之也不敢遽微畧其禮則其求之也不敢堅然則雖曰乞言而亦未至於勞老者之氣體矣若夫憲之以為法於一身記之以垂訓於後世則帝王養老之所同也○自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至此疑他篇之脫簡說見篇首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釋文淳之純反熬五羔反

孔氏曰淳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地稻米為飯煎醢使熬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以沃之以膏故曰淳煎醢故曰熬

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釋文母依註音模食音嗣

鄭氏曰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孔氏曰淳母法象淳熬為之但用黍為異耳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不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炮取豚若將剖之剝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荏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馘爲稻粉糝溲之以爲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獲湯以小鼎薺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釋文炮步交反將依註音牂子郎反到苦圭反剝口醢孤反又口侯反繩必縣反又步典反荏音九苴子餘反謹依註作醢音斤塗本亦作塗擘必參反去起居反馘章善反郭息酒反又相流反又息了反溲所九反付徐音賦獲戶使湯一本作使其湯

鄭氏曰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將當爲牂牡羊也到剝

博異語也謹當爲瑾瑾塗塗有穰草也馘謂皮肉之上

魄莫也糝溲亦博異語也糝讀與滌滌之滌同薺脯謂

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馘則

解析其肉使薄如爲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

內醢醢可食也孔氏曰荏菴草也苴裹也爲炮之法或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取豚或取牂到剝其腹實香棗於腹中編連菴草以裹

匝豚牂裹之既畢以穰草相和之塗塗之炮之塗皆乾

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馘者手既擘塗不淨其

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馘莫也爲稻粉糝溲之以爲

醢付全豚之外若牂則解析其肉以粥和之滅沒也小

鼎盛膏以膏煎豚牂於鼎中膏必沒此豚牂也鉅獲湯

以小鼎薺脯於其中者謂用大獲盛湯以小鼎薺脯置

於大獲湯中也使其湯毋滅鼎者若湯入鼎中則令食

壞也三日三夜毋絕火者欲其微熟勢不絕周禮有毛

炮之豚豚形既小故知全體周禮鄭註云毛炮豚者爛

去其毛而炮之豚既毛炮則此牂亦當毛炮愚謂裹物

而燒之謂之炮糝溲謂溲釋其粉也付傅也此牂實不

爲脯以擘去乾塗之後薄析其肉有似脯然故曰薺脯

上曰付豚則知豚之置於鼎中者亦全體也下曰蒲脯則知牂之用醢付之者亦薄析者也互見之爾

搗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脈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骨執出之去其馘柔其肉釋文脈音每徐亡代反餽音二本或作馘下句作餽

鄭氏曰脈脊側肉也捶搗之也餌筋臄也柔汁和也汁和亦醢醢與愚謂脈與膂同背肉也易曰咸其膂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釋文醢子潛反又直醢反又將鴆反期音基

絕其理謂橫斷其肌理也湛亦漬也期朝匝一日也為熬捶之去其馘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酒諸上而

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釋文酒所買反徐西見反

鹽音醢又如字乾而食之一本無而食之三字濡音儒○鄭註醢或為醢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四

鄭氏曰熬於火上為之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白由也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孔氏曰七者第

一淳熬第二淳母第三第四炮豚若牂第五搗珍第六漬第七熬也其一肝膋則此糝下肝膋也但作記之人

文不依次故在糝下愚謂鄭氏以淳熬等八物為八珍因搗珍之名以推其餘也肝膋宜在糝上簡錯在下耳

王制曰八十常珍九十者天子欲有間焉以珍從文王世子養老之珍具則珍物者老者之所需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鄭氏曰此周禮糝食也

肝膋取狗肝一臠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燂其膋不蓼釋文臠音燂

蒙焦字又作燂子消反○鄭註舉或為巨

勞腸間脂也多謂抗於火上而燒之也濡炙之者謂用
勞濡潤其肝而炙之舉皆也舉燹謂徧皆燹也其斃不
蓼則其肝當實蓼矣

取稻米舉糴漉之小切狼臙膏以與稻米爲醢釋文臙音
然反又之善反

鄭氏曰狼臙膏臙中膏也此周禮醢食也醢當從饗愚
謂饗與餽字同饗與醢皆粥而厚薄不同醢用於六飲
則不可用爲豆實故知此當作饗饗食以稻米合狼臙
膏爲之則亦粥之類但視粥差厚故名曰饗食言在食
粥之間爾○自淳熬至此記八珍及內羞之名物當上
與士於圻一相屬說已見篇首蓋飲食者人子之所以
孝養其親故自飯黍稷至此備言其品節制度而因以
著夫貴賤等級之差如趙氏之所言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
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釋文閤
音昏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
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故禮以謹夫婦爲始
爲宮室辨外內者燕寢在內正寢在外也宮深則內外
之勢遠門固則出入之限嚴周禮閤人掌守中門之禁
寺人掌內人之禁令大夫士之掌門禁者亦謂之閤檀
弓闔者止之是也

男女不同樨枷不敢懸於夫之樨樨不敢藏於夫之篋笥
不敢共漚浴釋文地本又作樨以支反
枷音架縣音元樨音輝

鄭氏曰筇謂之樨樨杙也孔氏曰爾雅釋宮云在牆者
謂之樨郭景純云植曰樨橫曰樨是樨樨是同類之物
橫者曰樨以筇爲之愚謂直曰樨橫曰樨皆所以架衣

也方曰篋圓曰筥皆所以藏衣也夫婦無取乎遠嫌然其謹之如此者所以厚男女之別也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重夫之所用而不致褻露也前云事父母舅姑斂簟而褥之此簟席並褥又以器盛而藏之前謂每日常禮簟席晚卽須用此謂夫不在簟席未卽用故也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釋文闕徐讀問廁之間皇如字年未五十本又作年未滿五十與音預

鄭氏曰同藏無間衰老無嫌御侍夜勸息也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孔氏曰同藏無間謂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六

也妾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妻雖五十猶與也夫人左右媵各有姪娣凡六人故三日如鄭此言夫人姪娣卑於兩媵如望前則卑者在前尊者在後望後乃反之

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筭總角拂髦矜纓綦屨釋文齊爭皆反下皆同○鄭云角衍字拂髦或爲繆髦愚謂角拂髦皆衍字

齊以齊其心志漱澣以潔其裏服慎衣服以謹其禮衣妾之御於夫猶臣之朝於君故其致敬如此角拂髦皆衍字前婦事舅姑不云拂髦則婦人無髦男女未冠笄者言拂髦主男子言之耳蓋髦者子事父母之飾父沒去左母沒去右婦人外成若有髦則無以爲除脫之節也

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釋文後胡豆反

鄭氏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辟女君之御日也孔氏曰此謂卿大夫以下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偏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偏高氏愈曰一夕之微而謹之如此則少陵長賤妨貴以妾爲妻之禍絕矣○自禮始於謹夫婦至此明夫婦居室之禮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釋文見賢編反下同姆音茂字林亡又反一音母又亡久反

鄭氏曰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不入側室之門若初時使人問孔氏曰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七

寢之旁故謂之側室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愚謂作而自問之謂感動之日夫自問之也妻不敢見所以遠私媚之嫌也姆女師也士昏禮註云婦人年五十無子出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至于子生夫使人日再問之者言自作之後以至于子生夫又日使人再問之也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者謂作之日適值夫齊則夫不自問而使人問之也齊必處正寢故不入側室之門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鄭氏曰設弧設帨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者事人之佩巾也三日男射始有事也負者謂抱之而使鄉前也愚謂男射女否者女子卑畧其禮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釋文接依註音捷字妾反下接子同射天地食亦反食音嗣○今按接如字

接接子也就子生之室陳設饌具以禮接待之也宰膳宰也掌具掌爲接子之牢具也宿齊前一夕齊也寢門外路寢之門外也不入門者以子尙未見也詩之言承也詩負之謂以手承下而接負之也射人司馬之屬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保保母也受乃負之受之於士而負之也醴以醴禮之也禮以一獻之禮以束帛酬之使宰主其禮猶君燕膳夫爲獻王之義也食子使乳之也皇氏侃曰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輔氏廣曰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豈非性情之發尙有可見而血氣之相宜有不可知者耶○內則醴負子士冠禮醴賓士昏禮醴賓醴婦字皆作醴惟聘禮禮賓作禮鄭氏於醴字皆破爲禮以從聘禮然以醴醴人而謂之醴猶以食食人而謂之食也豈禮之重者則謂之禮而其輕者但質言之與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鄭氏曰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大牢謂天子世子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以下皆謂長子也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妾子也降一等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愚謂上先言接子而後言三日卜士負之則接子在負子之前擇日者於三日之內擇之也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
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
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鄭氏曰此人君養子之禮也異爲孺子室於宮中特掃
一處以處之也諸母眾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
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
食乳之而已他人無事不往爲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愚謂寬裕慈惠溫良則近於仁恭敬寡言則近於禮故
可以爲子師養子備三母人君之禮也喪服小功章君
子子爲庶母慈已者然則大夫之子但以庶母爲慈母
而兼子師保母之事與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
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九

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
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釋文髻丁果反徐大果反

此謂大夫以下之禮也髻所留不翦之髮也夾凶曰角
午達曰羈貴人卿大夫也爲衣服夫妻皆別製新服也

命士以下雖不爲衣服亦漱澣以致其潔也男女謂下

文諸婦諸母諸男之屬也具夫婦入食之饌具也朔食

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適子見在正寢

夫入門者入正寢之門也妻抱子出自房者妻由側室

至夫之正寢升自北階而出於東房也妻不使人抱子

子不升自西階皆避人君之禮也次棟之梁謂之楣妻

當楣立在西階之上而當楣也夫在阼亦當楣不言者

可知也○鄭氏謂大夫以下見適子於側室非也側室

卑於內寢見庶子於內寢豈見適子反在側室乎

姆先相曰毋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句師

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

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

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釋文租息亮反孩字又作咳戶才反還音旋辯音遍養羊尚反○鄭註祇

或作振

姆先謂在妻側而稍前也相助之傳辭也某妻之氏也

祇欽皆敬也帥循也欽有帥謂其子當敬循善道也執

子右手示將授以事也咳領也咳而名之以手承子之

咳而名之也妻對者代其子答父也記有成者言當記

識父言而有所成就也授師子謂授師以子也諸婦大

功以上卑者之妻諸母厭妾也適寢適夫之燕寢也不

言入御者妻尊不褻言也宰家臣之長也諸男謂子若

昆弟之子也諸婦諸母諸男見子時皆在故遂以名告

之其位蓋諸婦諸母房中南面諸男阼階下東面與其

大功以上尊屬當使人就其寢告之也藏之藏於家也

二十五家為閭閭胥治之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長治之

州伯卽州長也閭府州府閭胥州長之府藏史其屬吏

也夫入食自正寢入燕寢而與妻同食也如養禮如平

時夫婦供養之常禮也鄭氏謂養禮為婦始饋舅姑之

禮非也舅姑之饋婦饋之也此夫婦自食耳二禮不可

相方若謂指其饌具而言則上文已言具視朔食不應

再出也○黃氏乾行曰命名卽告州閭使藏諸府將俟

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

賓興皆始於是安有時過後學老壯不均冒年冒籍如

後世之弊哉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鄭氏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祿衣孔氏曰案內司服註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御于王之服諸侯夫人以下所得之服各如王后今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此云次而祿衣者此見子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不服展衣前文卿大夫見適子既有父執子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既具故於見世子之禮畧而不言其實世子亦執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愚謂見適子皆於正寢但大夫士避世子之禮故子不升自西階而出自房耳天子諸侯朝服不同則后與夫人以禮見王之服亦當異后以禮見王服展衣則夫人以禮見君服祿衣宜也特牲禮主人元端主婦笄纒縮衣男子元端之上爲朝服婦人笄纒縮衣之上爲祿衣故少牢禮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被卽次錫衣卽祿衣之誤也此見子君服朝服則鄭謂夫人次而祿衣者不可易也后御於王祿衣則夫人御於君亦笄纒縮衣耳

適子

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釋文
適丁

反

適子庶子謂適子之母弟也蓋雖適妻所生既非長適則亦爲庶子矣外寢正寢也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之辭也見適子之庶亦於正寢者敬適妻也不執其右手又

無辭者降庶子也此禮尊卑之所同與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說並見曲禮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遂入御

釋文三月之末一本作子生三月之末

此謂大夫士之妾也不云就側室者大夫士之妾居側室卽其所居而生子不別就室也故左傳趙氏有側室子曰穿是也夫使人日一問之降於正妻也內寢夫之燕寢也適子見於正寢而有辭適子庶子見於正寢而無辭庶子見於內寢尊卑之差也始入室始來嫁時也君謂夫也特獨也常時夫婦食畢衆妾並餼今使生子之妾特餼如始來嫁之禮也士昏禮媵餼夫餘御餼婦餘無特餼之法豈妾之待年而後至者或非媵而買諸他姓者其始至特餼與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士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公庶子生就側室人君宮室多也君之世婦視大夫諸妻視士其朝服亦祿衣也見於君不言其所者蒙上節內寢之文也鄭氏曰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庶人或無側室其燕寢夫婦共之而已故妻及月辰則夫出居羣室以避之羣室謂夾室之屬也其問妻與見子之禮則與大夫士同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鄭氏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愚謂孫見於祖亦就祖之正寢見之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釋文食並音嗣

鄭氏曰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大夫之子有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賤不敢使人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釋文旬音均出註○按旬朱子讀如字今

鄭氏曰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朱子曰旬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冢子未食以下承上文記大夫禮而又別其冢適庶子之異同也愚謂適子冢子之母弟也庶子妾之子也循猶撫也上文三月而見此則云旬而見上文冢子庶子皆未食而見此則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蓋列國禮俗不同記者並記之然惟大夫士如此則天子諸侯固無異禮矣○自妻將生子至此言尊卑生子之禮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釋文食

上如字下音嗣鞶步干反

鄭氏曰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繪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孔氏曰春秋桓二年傳作鞶厲鄭此註

作鞶裂謂鞶囊裂帛爲飾若服虔杜預則以鞶爲大帶
厲是大帶之垂者詩毛傳亦云厲帶之垂者與鄭異陳
氏祥道曰古者大帶革帶並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者
帶也愚謂曲禮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虔書帝
曰俞往欽哉又曰俞往哉汝諧是唯俞皆應辭但唯之
聲直俞之聲婉故以爲男女之別孔氏引服杜毛傳之
說蓋以鄭氏鞶裂之說爲非左傳疏亦云禮記男鞶革
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言其帶革帶絲耳今按鞶一名
而二物前言施縈裘士昏禮庶母至門內施鞶揚子法
言繡其鞶輓此鞶爲小囊也此言鞶革鞶絲左傳言鞶
厲游纓乃馬之鞶纓此鞶爲大帶也玉藻云童子錦紳
又云弟子編帶此男子鞶革葢孩提時所用爾男革而
女絲者革勁而絲柔也○自此以下皆言教子之法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西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六年稍有知識始可教也數一十百千萬也方名四方
之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始示之別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釋文後胡豆反

卽就也長者父兄也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
謂之不弟八年始教以遜讓於長者所以因其良知良
能而啟之以孝弟之端也高氏愈曰凡人質性之偏莫
不喜凌傲其上故古人首以讓教之出入後長者行之
讓卽席後長者坐之讓飲食後長者食之讓所以抑其
驕慢之氣而養其德性之和者至矣

九年教之數日

釋文數所主反

鄭氏曰日朔望與六甲也高氏愈曰二者切於日用且五行陰陽之理具於干支中矣此九年以內宮中女師之教兼男女而言者也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

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釋文襦字又作襦音襦袴若故反肆本又作肄同以二反

鄭氏曰外傳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爲襦袴者爲大溫傷陰氣高氏愈曰居宿日居夜宿也十歲則男女已大爲之別而女不出男不入蓋內外之防始嚴矣書計卽六藝中六書九數之學也愚謂襦裏衣袴下衣二者皆不以帛爲之防奢侈也禮帥初者謂初所教長幼之禮帥而行之而不敢忘也幼儀幼少所行之儀法其事甚多不第出入飲食必後長者而已朝夕學之而益求其詳也肄習也諒信也請肄簡諒謂所請肄習者貴乎簡要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五

而誠實也簡則不流於泛濫諒則不至於虛浮自此至凡男拜尙左手專言教男子之法九年以前男女之教同十年以後男女之教異○輔氏謂衣不帛襦袴則上服猶用帛非也成人之服深衣元端皆布爲之朝服始用素帛爲裳則童子之上服不用帛可知玉藻童子緇布衣錦緣是童子之上服以緇布爲深衣之制也以帛裏布非禮也童子上服用布襦袴在內其不用帛宜矣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鄭氏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熊氏安生曰勺籥也愚謂學樂學琴瑟之樂也詩樂章也學樂誦詩弦誦相成也勺卽所謂南籥也禴祠之禴亦作昫是勺籥字通明矣南籥文王之文舞象籥文王之武舞皆小舞也射御五射五御之法也蓋至此而六藝

之事畧備矣以孝弟忠信爲之本而餘力學文蓋雖未
及乎大學而所以培養其德性成就其才具者固已深
矣○大戴禮云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束髮而就
大學尙書周傳王子公卿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
十入大學書傳畧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白
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
內則十年出就外傅今其詳固不可盡考然周禮樂師
教國子小舞則國子之入大學固不待旣冠矣蓋古者
公卿與庶民之子其學不同公卿之子以師氏所教者
爲小學以成均爲大學庶民之子以家之塾州黨之序
爲小學以鄉之庠爲大學公卿之子其小學惟一則其
升於大學也速庶民之子其小學有三則其遞升於大
學也遲而又人之材質有敏鈍學業之成就有蚤暮則

其入大學固不可限以定期大約自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皆入大學之歲也與○程子曰古人爲學也易八歲
入小學十三入大學舞象舞勺有弦歌以養其耳舞干
羽以養其氣其心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里則視
聽游習與政事之施莫不由此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
而入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嘗有不入
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秀者入大學不可教者歸
之於農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進退揖讓之序
至於閭里鄉黨之間如三百五篇之類人人諷誦莫非
止於禮義之言十三又使之舞象然則雖未能深知義
理興起於詩其心固已善矣後世雖白首未嘗知有詩
此古今異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厚以今所習安得不
惡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

氣和氣和則體柔古者教胄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釋文冠古亂反衣於既反行如字又下孟反弟音悌○內音納

冠加冠也禮吉凶軍賓嘉之禮也大夏禹樂文舞之大也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言舞大夏則六舞皆學可知惇篤也前此但學幼儀至此則學鄉國之通禮前此不帛襦袴至此則有裘帛之盛服前此但學小舞至此則學大夏之大舞前此已知孝弟至此則益惇而行之而責以爲人子爲人弟之全行蓋成人之禮與大學之教自二十而始也博學不教者廣見博聞以窮理而善未可以及人內而不出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而才未可以經世蓋

初進乎大學之事而其德猶未幾乎成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釋文孫音遜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無方言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輔氏廣曰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而已孫友視志則善足以及人矣愚謂博學無方敬業而所以窮理者詳孫友視志樂羣而所以觀人者審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朱子曰方猶比也比方以窮理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愚謂四十則道明德立學成而將以行之始可仕也比方事物而出發謀慮則於所治之職謀慮者無不當矣服從謂服其事而從君也君臣以義合故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不可以阿徇而取容

也○程子曰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卽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

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王氏圻曰四十始仕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爲大夫以長人聞邦國之大事也四十始仕不躁進也七十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於王事不負所學也

凡男拜尙左手

鄭氏曰左陽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桌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菹醢禮相助奠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六十一

釋文婉紆晚反徐紆願反婉音晚徐音萬桌思里反紃女金反又如林反細音祖紃音巡共音恭相息亮反

鄭氏曰不出恆居內也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

容貌也紃條也祭祀之禮當及女時而知孔氏曰案九

嬪註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桌此分

婉爲言語婉爲容貌鄭意以此上下備四德以婉爲婦

言婉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桌以下爲婦功紃爲繅

帛故杜注左傳云紃謂繅也組紃俱爲條皇氏云組是

綏也然則薄闕爲組似繩者爲紃朱子曰納謂奉而入

之愚謂執麻桌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紃組紃織事

也此三者皆女工之事學之以供衣服也納謂納於廟

室以進於尸也禮相助奠謂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置

祭饌也此又學祭祀之禮也自婉婉聽從以下皆姆教

之此以下專言教女子之法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

奔則爲妾

鄭註奔或爲銜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愚謂妾有隨妻爲媵者有非媵而別買之者皆未嘗有幣帛之聘也女不待聘而嫁者謂之奔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凡女拜尚右手

鄭氏曰右陰也

禮記卷二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玉藻第十三之一 別錄屬通論

此篇首記天子諸侯衣服飲食居處之法中間自始冠緇布冠至其他則皆從男子專記服飾之制始冠次衣服次笏次鞞次帶次及后夫人命婦之服其前後又雜記禮節容貌稱謂之法禮記中可以考見古人之名物制度者此篇為最詳然其中多逸文錯簡云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釋文藻本又作

反邃雖醉反延如字徐餘戰反字林作緹弋善反卷音衮古本反

鄭氏曰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

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

元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孔氏曰藻謂雜采之絲繩以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貫於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也十有二旒者前後各十

有二旒龍卷言畫此龍形卷曲於衣天子之旒十有二

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

而齊肩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

寸以下各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

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

既貫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采者先

朱後綠又王制疏曰凡冕之制皆元上纁下以木版為

中以三十升元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以朱為裏但不知

用布繒耳當以繒為之以其前後旒用絲故也按漢禮

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也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

長尺二寸皇氏謂此為諸侯冕應劭漢官儀廣七寸長

八寸皇氏以為卿大夫冕若如皇氏言豈董巴專記諸

侯應劭專記卿大夫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
禮器制度爲定愚謂司服王冕有六而大裘之冕爲最
尊祭天之所服也凡冕之旒數與衣之章數相配大裘
襲十二章之衣其冕亦十二旒則天數也衮冕九章則
九旒鷩冕七章則七旒毳冕五章則五旒絺冕三章則
三旒元冕一章宜一旒而一旒不可以爲飾進而與絺
冕同此弁師所以止言五冕也王祭天之冕其旒前後
各十有二每旒之上以五采玉爲飾又以五采絲爲繩
以繫玉謂之藻其玉之數與藻之就數亦皆十二故曰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聘禮記纁六等朱白蒼圭藻之色
以五行相克爲次冕藻亦然五采則次以黃又次以元
也五色玉之次亦當與藻同王之冕自衮服以下其旒
數雖有差降而每旒皆五采玉十二皆五采藻十二就
則與十二旒之冕同弁師云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
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也自公以下
其冕之旒數皆視服章爲差降然弁師諸侯之纁旒皆
九就瑤玉三采則五等諸侯之冕旒數雖異而其玉皆
三采纁皆九就也以此差之則孤卿二采而七就大夫
一采而五就就間皆相去一寸也孔疏謂旒之長短依
旒數爲差則三旒者止三寸似太短矣又二采者當以
朱白一采者當以朱孔氏據周禮典瑞註謂二采用朱
綠亦非是延者冕之上覆冕用三十升布則延之表裏
亦皆以三十升布爲之前後邃延者延在冕上其前後
皆長出於冕而深邃邃指延言不指旒言也龍卷以祭
謂首服十二旒之冕又身服龍卷之衣而祭天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

左扉立于其中釋文端音冕出註下諸侯元端同朝直通反篇內皆同闔胡獵反左扉音非一本作則闔元端當如字

鄭氏曰端當作冕字之誤也元冕元衣而冕也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堂而聽朔焉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氏曰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下文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作冕謂元冕也愚謂元冕者五冕之服皆元也蓋元冕有指一章之冕言者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又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不是也有通指五冕言者弁師王之五冕皆元冕郊特牲元冕齋戒疏謂五冕通元是也朝日聽朔其服不同記不具言故但以元冕該之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日者天神之尊在四望山川之上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冕以大采爲衮冕是也少采降於大采蓋鷩冕與一章之元冕爲冕服之下若朝日用一章之元冕則少采又爲何服乎諸侯聽朔以皮弁則天子聽朔不當以一章之元冕矣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謂聽朔時也每月聽朔於明堂之十二室閏月非常月於十二室無所當故闔明堂應門之左扉而立於其中以聽朔也還則居路寢門終月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也○朱子曰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隆殺有所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曰設斧扆扈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

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明堂之制度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愚謂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此蓋三代明堂之異名鄭氏誤以世室爲大廟重屋爲路寢而大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自此起矣天子路寢之制見於顧命者可考而覲禮在廟亦言几俟于東箱皆不與明堂同制要之大廟路寢必前爲堂後爲房室東西爲兩序兩夾兩階然後可以奉宗祏適興居以行朝祭獻酬揖讓之儀以叙吉凶賓主內外之位有必不可與明堂同制者自鄭氏爲三者同制之說而疏家墨守其義至其證之經典而不合則爲之委曲以求其通亦可謂甚難而實非者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餒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卒食立端而居

釋文醢以支反

鄭氏曰餒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爲上其餘次之天子服元端燕居孔氏曰皮弁視朝遂以朝食所以敬養身體餒尙奏樂卽朝食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用大牢方氏慤曰王食必以樂侑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愚謂天子視朝以皮弁服以白鹿皮爲弁而以素繒爲衣裳也舊說謂皮弁服之衣用十升白布爲之非也衣之差繒尊於布元尊於白惟深衣麻衣之

屬用白布元端及朝服已緇之矣皮弁尊於朝服豈反用白布乎日少牢朔大牢重朔以敬始而殺常日以爲豐儉之節也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蓋每日之少牢朔月之大牢皆舉也鼎十有二物以舉之尤盛者言之則專指朔食也日出而朝食逮日而夕食此每日之正食也餒非正食在朝食夕食之間特餒朝食之餘而已上水者以水爲上貴其自然之性也周禮六飲有涼醫而無酒此五飲有酒而無涼醫記者所聞異也卒食謂既餒之後也居燕居也天子朝皮弁夕元端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

釋文上時掌反

鄭氏曰左史右史所書春秋尙書其存者瞽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孔氏曰左陽陽主動故記動右陰陰主靜故記言周禮無左史右史之名熊氏云按周禮大史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左傳齊大史書崔杼弑君是大史記動作之在君左廂則大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命左傳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爲右史也御侍也瞽人侍側故曰御瞽幾察也瞽人審音察樂聲上下哀樂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之以防君之失愚謂史記言動瞽察樂聲凡視朝燕居無時不在君之側皆所以防君之失而格其非心也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氣不順則水旱至物不成則饑饉生素服冠衣皆以素繒爲之也素車車不漆者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次爲素車禁蔽犬視素飾是也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大司樂大札大函大裁令弛縣此皆自貶損以責已而憂民也孔氏曰若其臣下則不恆素服唯助君禱請之時乃素耳故司服云士服元端素端註云素端者爲札荒有所禱請也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

視朝於內朝

釋文裨婢支反大音泰

鄭氏曰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孔氏曰元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不應元端以祭故知亦當爲元冕愚謂元冕亦謂五冕通元也祭統曰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祭義獻蘭之禮夫人副禕受之此上公之禮也然則五等諸侯皆以上服祭其宗廟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記亦不具言言元冕以該之孤卿大夫自祭之服皆降於助祭而諸侯乃以上服祭

者北面之臣近君而屈南面之君遠王而伸也裨猶副也益也服冕者各以其上服之次爲裨冕公服衮自鷩以下爲裨冕侯伯服鷩冕自毳以下爲裨冕子男服毳冕自緇冕以下爲裨冕也裨冕以朝者入天子之國宜自降下故不敢服上服而服其次覲禮侯氏裨冕乘墨車裨冕亦乘墨之義也聽朔者天子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至月朔以特羊告廟受而聽之謂之朝廟天子聽朔於明堂明受之天與祖也諸侯聽朔於大廟明受之王與祖也朝服元端而緇衣素裳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凡裳與鞞同色故知朝服素裳凡言朝服者皆此服也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皮弁聽朔朝服視朝皆降於天子也孔氏曰每月以朔告裨謂之告朔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

也於時聽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按天子告朔於明堂無祭於祖廟之禮司尊彝言朝享謂大禘之祭也又謂之朝

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

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

也○盧氏辨曰臣及命婦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

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曰君

衮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是也鄭氏頓貶公侯

使一同元冕以祭於己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

旗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大戴禮註懸謂鄭氏之說可以

決其必不然者三一則南面之君與北面之臣近君而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七

屈者不同二則衮冕副禕祭統有明文不應其餘諸侯

獨異三則卿大夫自祭雖不申上服然大夫朝服士元

端而雜記所言則又有服爵弁者其為差等如此若五

等諸侯不辨命數並服元冕自祭是反貶於其臣以是

知元冕以祭必非一章之元冕也○孔氏曰天子諸侯

皆三朝大僕云掌燕朝之服位註云燕朝朝於路寢之

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註云此王日視朝事於

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法註云外朝在庫門

之外臯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

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為

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朝是二也此云內

朝對中門外朝為內文王世子云外朝對路寢庭為外

也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則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

是諸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諸侯三門尋常諸侯中門爲應門外有臯門若魯則庫雉路也愚謂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爲燕朝一爲治朝一爲外朝此言視朝於內朝卽治朝也燕朝在路寢庭故燕禮公立于阼階下治朝在路門外故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若外朝則在大門之外聘禮賓至于朝公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又聘禮歸饗饋明日賓拜于朝鄭註云拜謝主君之惠於大門外賈疏云直言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故知在大門外又聘禮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鄭云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者達其忠心是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天子外朝所在雖無明文可見然周禮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若朝位在門內則當取節於門今乃以槐棘表位亦必因朝位在門外無可取節故樹槐棘以表臣民之位也蓋外朝乃大詢衆庶之所其人衆多而龐雜故在大門之外而且掌之以刑官之屬以致其嚴肅之意此疏謂諸侯外朝在中門外大門內鄭氏朝士註謂外朝在庫門外臯門內皆恐非是又諸侯有庫門雉門無應門臯門說見明堂位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朝謂臣朝君也辨色味爽之後也臣入常先君出恆後尊卑之體然也小寢燕寢也諸侯正寢一燕寢三君旣退適路寢卿大夫亦治事於治朝之左右或事有當入

謀於君者若孔子攝齊升堂是也故君未可卽退俟大夫治事畢退朝然後退適小寢釋服也此雖言諸侯禮其實天子亦然鄭氏曰釋服用元端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釋文簋本或作簋食音嗣○按陸氏

以四簋爲四簋蓋據皇氏本

鄭氏曰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同庖不特殺也孔氏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後王以爲忌日稷食者食飯也以稷穀爲飯以菜爲羹而食之愚謂祭牢肉者切肉爲小段以祭士虞禮所謂膚祭是也特牲而曰牢通朔食言之也五俎謂羊也豕也魚也腊也膚也四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九

簋黍稷各二也不言稻粱者食以黍稷爲正稻粱爲加此惟言其正者也諸侯朔食四簋則日食二簋天子當朔食六簋日食四簋也子卯忌日貶損所以致戒懼之意稷食則無黍菜羹則不殺也夫人與君同庖蓋以右胖爲君俎以左胖爲夫人俎凡牲體貴右也○鄭氏曰五俎豕魚腊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孔氏曰少牢五俎加羊與膚爲五但少牢祭神此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稻粱美物故知各一簋詩云每食四簋註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且此文諸本皆作簋字皇氏以註云稻粱以簋宜盛稻粱故以四簋爲四簋未知然否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食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愚

謂五俎之物少牢禮有明文此註言五俎乃無膚而有腸胃者蓋鄭氏以夕深衣祭牢肉膚既用以夕祭則不當又爲五俎之實耳孔氏乃以爲神人之別此誤解註意也然五俎有膚而別留之以供夕祭未爲不可鄭氏以腸胃備五俎義無所據不可從也簋盛黍稷簠盛稻粱此言四簋詩言陳饋八簋祭統言六簋皆謂黍稷耳蓋食以黍稷爲正以稻粱爲加凡言飯食多舉其正而不及其加故但言簋而不及簠公食大夫禮備有黍稷稻粱而其後言上大夫之禮云八豆八簋六鉶九俎亦不言簠亦此義也註疏於簋兼稻粱言之皆非是○古者貴賤日皆五食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此朝食也夕深衣祭牢肉此夕食也此二者爲每日之正食又前於天子言日中而餞此在朝食夕食之間三也又內則

子事父母雞初鳴而衣服適父母舅姑之所饘醢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又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此在朝食之前四也又云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此在夕食之後五也王每食皆以樂侑諸侯降於天子味爽及日入之食皆不侑故魯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白虎通乃謂天子四飯諸侯三飯誤矣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釋文遠于菑反踐音翦子淺反出註

鄭氏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

愚謂諸侯朔食少牢故無故不殺牛以天子朔食大牢諸侯朔食少牢差之則大夫朔食特牲故無故不殺羊士朔食特豚故無故不殺犬豕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遠庖廚至於

凡有血氣之類皆不忍親殺之又不得獨牲牢之大而已也蓋於其不當殺者既節制而不敢過其不得已而殺者亦未嘗不有以養其仁愛之心也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鄭氏曰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愚謂周之春夏不雨則首種不入宿麥不成不必盡建未之月而已爲災矣記者蓋見春秋於僖二年冬十月書不雨至三年六月書雨又文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皆歷時不雨至建午建未之月得雨而不書旱故爲說如此不知春秋書不雨卽爲災不必書旱也舉謂舉肺脊以祭也君每日殺牲以食則舉肺脊以祭不舉謂不殺牲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十一

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

釋文衣於旣反摺徐音箭又如字

鄭氏曰皆爲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摺本去斑茶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列之爲言遮邈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愚謂衣布以白布爲衣又降於天子之素服也摺謂所摺之笏也君笏用象今但用象爲本與大夫士同也此於大司徒荒政爲精禮去幾舍禁弛力之事所以自貶責省國用而寬民力也前言凶年天子貶降之禮此又言諸侯貶降之禮而其文各有所詳畧亦所以互相備也

卜八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鄭氏曰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坼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孔氏曰定龜者按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元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奔果後奔獵左倪靈右倪若定之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按周禮作繹爾雅作射射即繹也釋文引爾雅作謝春用果秋用雷之屬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周禮占人註云墨兆廣也體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象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愚謂卜人卜師也定龜定龜體所當灼卜師云凡卜辨龜之

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鄭氏云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奔也陽前奔也卽此卜入定龜之事也史大史也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國語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左傳晉趙鞅卜救鄭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凡卜以火灼龜視其裂紋以占吉凶其鉅紋謂之墨其細紋旁出者謂之坼謂之墨者卜以墨畫龜腹而灼之其從墨而裂者吉不從墨而裂者凶故卜吉謂之從裂紋不必皆從墨以其吉者名之故總謂之墨也體謂五行之體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是也將卜卜師定龜以授命龜者卜兆既成君先視之而定其五行之體次則大夫視之而占其色之明暗次則大史視之而占其墨之從否次則卜人視其坼而總斷其吉凶故周禮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

人占圻此不言大夫與卜人者文畧也

君羔辟虎植大夫齊車鹿辟豹植朝車士齊車鹿辟豹植

釋文辟音覓徐苦狄反植依註音直齊側皆反下同

鄭氏曰辟覆苔也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羔辟虎植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孔氏

曰詩大雅鞞鞞淺幘毛傳云幘覆式卽辟也詩云淺幘

以虎皮爲幘此用羔辟者詩據以虎皮飾辟謂之淺幘

也據此註則君之朝車與齊車不同但無文以言之愚

謂士喪禮乘車鹿淺辟又曰道車載朝服道車則朝車

也乘車在道車之上則齊車也鹿淺辟卽此之鹿辟豹

植也道車不言其辟明與乘車同也

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

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釋文首手又反迅音峻又音信衣於既反下衣布同又如字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三十一

鄭氏曰當戶鄉明東首首生氣也必變必興而坐敬天

之怒愚謂君子謂卿大夫以下也當對也當戶者坐於

東北隅而南向與戶相對也禮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

鄉爾雅曰室東北隅謂之宦以其爲人所常處故以頤

養爲名

日五盥沐稷而醑梁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禳進羞工

乃升歌釋文盥音館醑音梅櫛則乙反櫛音善反禳其既反

鄭氏曰晞乾也沐醑必進禳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

爲羞邊豆之實孔氏曰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醑洗面也

用稷梁之湯汁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人君醑沐皆梁

櫛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溜木以

爲梳晞乾燥也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梳以通之

也禳謂酒也羞謂羞邊羞豆之實知非庶羞者庶羞爲

食而設今爲飲設羞故知非庶羞也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皆爲新沐體虛補益氣也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

身乃履進飲

釋文杆音雫蒯苦怪反連力且反履本又作履

鄭氏曰用絺綌刷去垢也杆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進飲亦盈氣也孫氏曰杆浴之盤也出杆浴竟而出盤也蒯菲草席澀出杆而足踐履澀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用湯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闌也輔氏廣曰履服之未進履則衣服皆舉矣故進飲焉愚謂絺精而綌粗蒯席粗蒲席精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既連用湯乃履蒲席皆用物之宜也布浴衣也喪大記曰拒用浴衣如它日謂之布者以別於中之用絺綌也晞乾也衣布晞身言衣浴衣以拭乾其身也進飲卽進饌也不言進羞升歌者蒙前可知也或謂浴之禮殺於沐非也內則及聘禮皆言三日沐而五日浴則浴之禮非殺於沐矣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古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

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釋文輝音輝○

今按觀當音古亂反

鄭氏曰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玉聲玉佩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愚謂此謂境邑之臣入見於君者也宿夙也宿齊戒謂前夕齊戒也外寢正寢也齊必居正寢臣之對君如對神明故宿齊戒居外寢沐浴以祭祀之禮自處也史大夫之史也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象笏者大夫之笏以象爲本也服朝服也

容觀謂容儀可以觀示於人也玉聲玉佩進退鏘鳴之聲出出寢門也燁光皆謂儀容之盛而光又盛於燁也蓋內存乎齊肅之誠而外發爲儀容之美故揖私朝而已燁如其登車而至君所則有光明而不至隕越矣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釋文珽他項反茶音舒詘邱勿反後如字徐胡豆反

鄭氏曰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茶讀爲舒遲之舒舒儒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茶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孔氏曰此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方正於天下者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五十一

言珽然無所詘示已之方平正直而布於天下前詘謂圜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者降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者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上下皆須謙退也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所執者贄也所搢者笏也諸侯執命圭必搢茶大夫執聘圭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茶大夫以下曰笏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也愚謂荀子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茶大夫服笏是珽與茶皆笏之異名也笏長二尺有六寸而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則天子之笏其終葵首長四寸也而相玉書言珽玉六寸者蓋珽玉別有長六寸者耳非謂天子大圭之終葵首也爾雅云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而詩言錫爾介圭則侯伯七寸之圭耳豈相妨哉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鄭氏曰引卻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愚謂黨所也公羊傳曰往黨衛侯會公于沓反黨鄭伯會公于棐臣侍君坐則必退其席而遠君如君命之勿退則亦必引卻而稍離君所皆所以明退讓之義也鄭以黨為親黨非是大夫士位次有定豈以君之親黨而有異乎

登席不由前為躡席釋文為于僞反本又如字躡力輒反

鄭氏曰升必由下也庾氏蔚曰失節而踐曰躡愚謂此謂數人同坐之席也數人同坐之席以前為上後為下升必由下於坐乃便也若由前則失其節矣徒坐不盡席尺

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謙也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鄭氏曰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為汚席也愚謂齊謂與席之前畔齊也讀書則前有簡策食則前有饌具坐必盡前乃於事便也豆去席尺言食所以齊席之故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釋文飯扶晚反下至三飯皆同辨音編

鄭氏曰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心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孔氏曰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編嘗羞膳嘗食之義也飲而俟者禮食未殮必先啜飲以

利滑喉中不令澀噎君既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啜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愚謂共食之禮皆主人先祭而客祭曲禮主人延客祭是也若侍君食則不祭若君客之則命之祭臣乃祭也君食必有膳宰嘗食若以客禮待臣則不使膳宰嘗食以主道自居也故侍食者先飯辯嘗羞示代膳宰之事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飯字句

鄭氏曰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孔氏曰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自使膳宰嘗羞也既不祭不嘗則俟君之食已乃食也愚謂飯飲而俟者謂既飯亦先啜飲而俟君之飧也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七十一

鄭氏曰羞近者辟貪味也順近食從近始也孔氏曰君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未自專嘗先食其近前一種者而止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爲貪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者品猶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已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先順近食亦辟貪味也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

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

釋文覆芳服反

孫 飧音

鄭氏曰覆手以循呷已食也飧勸食也三飯也者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孔氏曰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

邊恐有穀粒污著之也。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也。愚謂食畢者必覆手弟子職曰既食乃飽循咄覆手君未覆手不敢飧者飧以勸君之飽君食未畢不敢遽勸之也。君既食又飯飧者君已食覆手臣乃又飯飧以勸其飽也。三飯謂食三口也。飯飧者三飯也者言飯飧以三飯爲節也。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釋文從才用反

飯醬者食之主執飯醬以授從者重君之所賜而將之以歸也。凡嘗遠食以下之禮客與不客之所同也。○凡食於人之禮皆親徹然大夫相食客徹于西序端而曲禮客自前跪執飯齊以授相者燕食之禮殺於禮食也。公食大夫賓取梁與醬以降奠于階西此乃執飯醬出授從者臣侍君食異於爲賓客之禮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係卑釋文係虛涉反

鄭氏曰已猶太也。水漿非盛饌祭之爲太有所迫畏臣於君則祭之愚謂侑勸也。侑食謂侍食於尊者主於勸尊者之飽故不盡食。卽上文云飯飧者三飯也是也。食於人以下明敵者爲客之禮也不飽者謙退不敢取足也。水漿非盛饌故不祭係厭也。若祭水漿則過於厭降卑微而失禮之節也。若臣於君則祭之故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解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句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句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句退則坐取履隱辟而后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釋文酒先典反又西禮反王肅作祭云明

貌也言言魚斤反油油音由本亦作由王肅本亦作二爵而三爵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註云語必以禮辟匹亦反徐房亦反而后屨一及下油字也

此言臣侍君私燕受爵之禮也燕禮受賜爵者公卒爵而後飲此乃先君飲者蓋燕禮為賓客於君則有以賓禮自處之嫌故後君而飲所以明退讓之義此侍飲於君則有勸飲之義故先君而飲所以盡忠孝之懷也酒如肅敬貌言言與間間同和敬貌斯語助詞已止也禮已三爵者侍燕之禮止於三爵也左傳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私燕之禮如此若正燕則有無算爵不止於三爵也油油自得之貌蓋始則專於敬繼而兼於和至油油則和之至矣燕飲之間其情之漸洽者如此然禮止於三爵則和而不流又有以不失其敬矣屨解於堂下退則跪而取之敬也隱辟謂堂下序東也隱辟而後屨者不敢對君納屨故就君所不見之處而納之也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者雖在隱辟猶不敢不敬也

凡尊必上玄酒

此明設尊之法也凡設尊必以元酒配酒而設而以元酒為上重古之義也故鄉飲酒特牲禮東西列尊元酒在西以西為上燕禮大射南北列尊元酒在南以南為上

唯君面尊

面猶鄉也燕禮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蓋人君燕其臣子得專恩惠故設尊於君之前而君鄉之言此酒出自君也○孔疏以面尊為尊鼻鄉君又謂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皆非是說見少儀及郊特牲

唯饗野人皆酒

鄭氏曰飲賤者不備禮孔氏曰饗野人謂蜡祭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則宜貪味故唯酒而無水也

大夫側尊用楸士側尊用禁

釋文楸於據反

鄭氏曰楸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楸愚謂側尊謂設尊於旁側不專使主人鄉之明與賓客共此酒也鄉飲酒義

曰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是也楸禁說見禮器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徹之可也

釋文始冠古爾反冠而同徹音

弊本亦作弊

鄭氏曰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愚謂自諸侯下達者天子冠不用緇布冠也○孔氏曰自此至魯桓公始也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不髦記者雜錄廁在其間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三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也

釋文纁戶

內反纁耳佳反○鄭註纁或作繪綬或作紉

鄭氏曰皆始冠之冠也元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綬尊者飾也愚謂諸侯以下始冠緇布冠而天子元冠朱組纓緇布冠無綬而諸侯則纁綬尊者文縟也綬纓之垂者纁綬則纁纓矣於天子言纓不言綬諸侯有綬則天子可知也於諸侯言綬不言纓言綬則纓見言纓則綬不見也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纁之色華於青朱之色盛於纁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釋文

齊側皆反綦音其徐其既反

鄭氏曰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愚謂此言

齊冠之纓之別也丹赤色綦蒼艾色上舉諸侯下舉士

則卿大夫助祭與自祭其宗廟其齊無不以元冠矣特其纓有異耳以丹與縹之色差次之卿大夫蓋纁組纓與此言元冠爲諸侯之齊冠而不及天子則天子齊不以元冠也大戴禮哀公問曰端衣元裳纁而乘輅者志不在於食葷蓋謂天子之齊也是天子齊服元冕元裳矣諸侯齊雖元冠與大夫士同其衣蓋以朝服而亦變其裳以元與○鄭氏謂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此以自祭其宗廟言之義自可通着助祭於君則雖士亦齊祭異冠豈待四命乎孔疏乃欲曲通之於助祭則其說愈支而愈窒矣

縞冠立武子姓之冠也

鄭氏曰父喪未除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孔氏曰卷用元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愚謂用縞爲冠用元爲武縞爲凶元爲吉冠在上武在下以象父猶有喪而子已卽吉也姓生也孫乃子之所生冠此冠者自父言之則爲子自父所爲服者言之則爲孫故曰子姓之冠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釋文紕音埤又婢支反

縞白色生絹素今之白色綾也紕緣也衣冠之制其用爲緣者必視其爲衣冠者而加精美焉喪旣大祥除去喪冠則以縞爲冠以素爲紕素精於縞也此冠或以其冠名之則謂之縞冠小記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也或以其紕名之則謂之素冠詩度見素冠兮是也或但謂之縞檀弓祥而縞雜記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是也或兼謂之素縞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其名雖異其實則一冠也○先儒謂祥日縞冠旣祥以哀情未忘更服

微凶之服故縞冠素紕禫日元冠黃裳既禫亦以哀情
未忘更服纁冠朝服見於此篇及小記雜記間傳諸篇
之註疏者不一蓋本於戴德變除禮愚竊以爲不然縞
薄而素厚縞惡而素美以天子諸侯素帶弟子縞帶觀
之亦可見矣謂縞凶於素則可謂素凶於縞則非變除
之禮以漸卽吉未有旣除而反服微凶之服者果爾則
練祭練冠練後何以不別製他冠乎此云縞冠素紕旣
祥之冠雜記云旣祥雖不當縞者必縞實一冠也縞冠
素紕而或曰縞冠或曰素縞猶士練帶縞紕而或謂練
帶或謂縞帶耳未可因其名之不同而強生區別也然
則大祥之素縞從祥日服之以至於禫而除者也禫之
纁冠從禫日服之以至於吉祭而除者也又何疑焉
垂綬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鄭氏曰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不齒所
放不率教者孔氏曰以惰游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
禮坐嘉石之罷民愚謂冠綬之長短未聞以居冠屬武
推之則綬之長可自領而上結於武蓋吉冠尺有二寸
而祥冠一尺與罷民凶冠所以表其凶德以恥辱之又
減其綬以別於旣祥之服也不齒者園土之罷民旣出
而三年不齒者也園土之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其
罪本重於坐嘉石者及其旣改而出園土則視坐嘉石
者爲輕故元冠而縞武亦視縞冠素紕爲稍優然猶不
得遽同於平人也聖人激勸之權審矣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

釋文屬章欲反

居燕居也燕居無事於飾故以冠纓之垂者分屬於武
之兩旁有事然後垂之以爲飾也自天子以下皆然

五十不散送

釋文散
悉但反

鄭氏曰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愚謂始死要經散垂三日成服乃絞之啟殯之後亦散垂至葬乃絞之五十不散送則始死猶當散麻與

親沒不髦

鄭氏曰去爲子之飾

大帛不綌

帛鄭氏讀爲
白今如字

鄭氏曰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白白布冠也不綌凶服去飾愚謂大帛謂以白色繒爲冠所謂素冠也左傳衛文公大帛之冠蓋人君遭凶札喪師邑及士大夫去國之所服也雜記曰委武元縞而后綌是冠有武者乃有綌大帛之制如喪冠而厭伏故不綌然大帛精於縞縞冠有綌而大帛無綌者蓋縞冠由凶而轉趨於吉故有綌以明變除之漸大帛在吉而自處以凶故去綌以示貶損之意也

玄冠紫綌自魯桓公始也

鄭氏曰綌當用績孔氏曰上文云緇布冠績綌諸侯之冠故知綌當用績愚謂紫間色不正不當用爲冠綌時人尚紫故魯桓公用之鄭氏謂僭宋王者之後服臆說無據

朝玄端夕深衣

釋文朝直遙反
○今按朝如字

此謂大夫士燕居之服也元端元冠端衣也端正也元端之衣以十五升布緇而爲之前後各二幅其長二尺二寸幅廣亦二尺二寸長與幅廣正等故曰端深衣以十五升白布連衣裳爲之以其被體深邃故曰深衣天子皮弁視朝遂以食卒食服元端諸侯朝服視朝退適

路寢釋服服元端又朝服以食卒食服深衣大夫士朝服以朝退朝服元端以食卒食服深衣也若大夫士視私朝亦朝服也○凡禮服皆端也樂記端冕而聽古樂大戴禮端衣元裳繞而乘輅此冕服謂之端也左傳晏子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又劉定公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又子顛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此朝服謂之端也而元端獨以端爲名蓋深衣連衣裳爲之元端乃禮服之下衣之端者自此始故專以端名焉元端之衣雖與朝服以上同制而其袂則異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弁絰之衰侈袂則吉時皮弁爵弁之服侈袂可知少牢禮主人朝服主婦錫衣侈袂主婦衣侈袂則主人朝服侈袂可知特牲禮主人元端不言侈袂則袂不侈也元端之制雖不可考而喪服記言喪衰之制云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袷尺二寸士之喪衰與元端同制者也是元端之袂屬於衣爲二尺二寸至袖口而圍殺爲尺二寸與深衣同若朝服以上則其袂不殺不殺故侈殺之故不侈此端衣與朝服以上之異制也○自此以下至弗敢充也明衣服之制

深衣三法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釋文深衣三袷起魚反本或無衣字縫音逢齊音咨本或作齋要一遙反袷而審反又而鴛反袂而世反肘竹丑反○鄭註縫或爲逢或爲豐

此詳深衣之制也袷袂口也三袷謂其要中之度也要謂裳之上畔也深衣三袷者深衣袷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而其要中七尺二寸三倍於其袷之數也縫紵也齊裳之下畔也縫齊倍要者言裳之下畔縫紵之而其度一丈四尺四寸又倍於要中之數也此二句言裳之制也袷衣襟也禮衣之袷在中而深衣之袷掩於旁

與禮衣異也袂可以回肘者袂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此二句言衣之制也○凡衽者皆所以掩衣裳之交際者也然有禮衣之衽有深衣之衽有在衣之衽有在裳之衽鄭氏之註旣未晰而後之說者或混衣之衽於裳或混禮衣之衽於深衣或又卽指深衣之裳幅爲衽是以其說愈繁而愈亂也古之禮衣皆直領而對襟其衽在左襟之上若舒其衽以掩於右襟之內謂之襲摺其衽於左襟之內謂之裼此禮衣在衣之衽也禮衣之裳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屬而其衽二尺有五寸屬於衣而垂於裳之兩旁以掩其前後際此禮衣在裳之衽也深衣之衣爲曲領相交其衽亦在左襟之上而恆以掩於右襟之外此深衣在衣之衽也其裳則前六幅後六幅皆交裂之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於前裳之左爲衽而縫合於後裳於前裳之右爲衽而不縫合至衣時則交於後裳此深衣在裳之衽也在裳之衽禮衣與深衣皆在兩旁唯在衣之衽則禮衣之衽狹而又掩於襟內其襲而見於外則當心而直下深衣之衽稍濶又緣其旁而掩於襟外以交於右腋之側此言衽當旁以見其異於禮衣乃指在衣之衽而非指在裳之衽也至小要之取名於衽則當獨指深衣在裳之衽而其在衣之衽與禮服之衽皆無與焉喪服記云衽二尺有五寸鄭註云上正一尺燕尾二尺有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賈疏云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一尺之下旁入六寸乃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爲正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衽衽各二尺五寸蓋禮衣在裳之衽其制若此深衣之

衽在裳之左右者亦然。濶頭在上，狹頭在下，其所交後裳之幅則濶頭在下，狹頭在上，如此則上下相交，正如小要之形。故深衣記謂之鈎邊，而鄭氏喻之以曲裾也。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釋文：袷音切，緣尹緇反，廣徐公

鄭氏曰：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袷揜一尺，若今褻矣。深衣則緣而已，袷曲領也，袷袷口也，緣飾邊也，愚謂長衣中衣皆衣於上服之內者也。吉服謂之中衣，喪服謂之長衣，蓋吉服之中衣恆服在內，凶服之中衣則如遭喪受聘之大夫、大夫筮葬之史，皆釋衰而卽用爲外服，故不謂之中衣，而因其袷之長，謂之長衣也。繼揜尺者，更以一尺續於袷口，而揜覆於手也。長中之制，悉與深衣同，其異於深衣者，唯此也。蓋深衣用之，燕居故袷短，反屈之及肘而已。長中在禮服之內，禮服袷長，故長中之袷亦長，欲其與上服稱也。袷二寸以下，兼承深衣長中之言之也。深衣用十五升白布爲之，長中則各視其上服之所用焉。

以帛裏布非禮也

鄭氏曰：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愚謂裏謂中衣之裏也。長中與深衣同制，然深衣禪而長中有裏，檀弓練衣黃裏是也。中衣之所用，與上服同皮弁服，爵弁服，冕服，中衣用帛，其裏亦用帛。元端朝服，中衣用布，其裏亦宜用布也。鄭氏以裏爲中衣，非是。又中衣所用之色，亦並與上服同。祭服之中衣，用元下言元，綃衣是也。鄭氏謂冕服中衣用素，亦非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釋文衣於貳反織音志

鄭氏曰織者染絲織之士衣染繒大夫去位宜服元端元裳孔氏曰織者染絲織之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也大夫以上衣織無君者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耳大夫士去國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服元端元裳愚謂染絲織之若今之緞染繒織成而染之若今之綾綢

衣正色裳間色

釋文間色廁之間

鄭氏曰謂冕服元上纁下孔氏曰元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色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駟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青克土土黃並以所克爲間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赤克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白克木木青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黑克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黃克水水黑故駟黃之色黃黑也愚謂正色五方之純色衣在上爲陽故用正色所以法陽之奇也間猶雜也謂兼雜二色裳在下爲陰故用間色所以法陰之耦也祭服上元象天下纁象地纁兼赤黃之色黃爲土之正色而赤色屬火火者土之母故兼二色以象地焉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

不入公門

釋文振依註爲衫之忍反

鄭氏曰列采正服振讀爲衫禪也表裘外裘也二者形且襲皆當表之乃出襲裘不入公門衣裘必當裼也孔氏曰衫絺綌其形露見表裘在衣外可鄙襲也愚謂非

列采若衛渾良夫紫衣是也絺綌夏之褻衣裳冬之褻衣其上必有中衣與禮衣焉衫絺綌表裘皆謂以裘葛爲外服也但絺綌輕涼故據其不加餘服而曰衫裘有文采故據其在外露見而曰表其實則一也朝君以裼爲敬故襲裘不入公門

纊爲繻縕爲袍禪爲絅帛爲褶

釋文纊音擴縕紆粉反又紆郡反絅苦迥反徐又音

迥褶音牒

鄭氏曰繻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今之新綿也縕今之纊及舊絮也絅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愚謂纊與縕皆漬繻擘之新而美者爲纊惡而舊者爲縕衣以纊著之者謂之繻雜記子羔襲有繻衣裳左傳楚薳子馮重繻衣裳是也衣以縕著之者謂之袍論語衣敝縕袍是也衣之無裏者謂之禪詩言衣錦綉衣裳錦綉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天

裳此絅之加於禮服之外者也此言禪爲絅與袍繻爲類此絅衣之服於中服之內者也衣之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喪大記君褶衣褶衾士喪禮曰綵者以褶則必有裳是也絅與穎同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旣穎其練祥皆行鄭云穎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服穎是絅者麻葛之類禪以絅爲之故曰禪爲絅褶則表裏皆用帛爲之故曰帛爲褶褶旣用帛則袍繻表裏用帛可知裘與絺綌冬夏之褻衣也此四者春秋之褻衣也四者之外則有中衣中衣之外則有上服袍繻褶服於稍寒之時故皆用帛貴其煖也禪衣服於溫煦之候故用絅貴其輕涼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凡在朝君臣同服天子朝服皮弁服衣以素諸侯朝服元冠緇衣縞色與素同而惡於素康子以此爲朝服蓋僭天子大夫朝服之衣而又不取盡同也卒朔謂卒視朔之事也孔子言諸侯視朔用皮弁服卒視朔之事然後服朝服以朝記者引此以明朝服以縞之非禮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鄭氏曰謂若衛文公者未道未合於道愚謂國政治曰有道國政亂曰無道此曰未道者言非國政之失而所值之時未平也蓋或承喪亂之後或值凶札之時則君不充其服自貶損以足用也此上蓋有脫文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釋文省依註作彌息典反○今按省當讀爲社

鄭氏曰大裘僭天子也天子祀上帝則大裘而冕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作獮秋田也國君有黼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三

裘誓獮田之禮愚謂夏小正季秋始裘月令孟冬始裘獮在仲秋未可服裘也郊特牲君親誓社鄭註社或作省此誓省亦當作誓社誓社爲社田而誓衆也誓衆尙嚴斷故服黼裘大裘天子祭天之服謂之大裘者尊其稱猶祭天之車謂之大路也大裘之所謂之大裘者尊其以元狐爲最尊大裘蓋用元狐爲之與時魯僭郊禮故服大裘以祭天記者言諸侯唯得服黼裘以誓社若服大裘則非古禮也○先儒謂大裘爲黑羔裘蓋以祭服必元故據以推裘之所用耳然羔裘自諸侯以下皆服之而大裘則唯天子服以祀天若大裘卽羔裘何以言大裘非古乎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釋文衣於既反下不衣同

鄭氏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

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然則錦衣復有上
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
孔氏曰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內有狐白錦衣諸侯在天
子朝亦然凡在朝君臣同服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
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其裼不用錦衣常用素衣士
不衣狐白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當麕裘
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賜歸國則亦錦衣狐裘
以告廟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其在國視朝
則素衣麕裘卿大夫亦然愚謂錦衣及下元綃衣之屬
皆中衣也中衣之內冬則有裘夏則有絺綌春秋則有
繭袍綱褶其外則有冕服皮弁服朝服之屬舒上服之
衽以掩中衣則爲襲褶上服之衽而露其中衣則爲裼
中衣之所用與其色皆隨禮服爲變易若襲衣則絺綌

用葛禪用綱袍繭褶用帛皆無異物者也唯裘之取材
不一先王制禮因別其貴賤輕重而服之而又辨其色
使畧與外服相稱故此篇詳言之鄭氏謂袒而有衣曰
裼又謂錦衣上有上衣皆是也然不能明錦衣之屬之
卽爲中衣且又誤立裼衣之名故於經義未晰曲禮曰
天子視不上於袷又此篇云凡侍於君視帶以及袷袷
者中衣之交領則在外服之內裼而露見者卽爲中衣
明矣裘褻不露見故服中衣於裘外裼時則露見此衣
裼非衣名也狐白裘人君皮弁服之裘也錦衣者皮弁
服以素爲中衣而以朱錦爲之領緣也以領緣名其衣
猶郊特牲之言黼黻丹朱中衣也此不用黼黻丹朱中
衣而用錦衣者以狐白裘華美故異其領緣以表之以
人君中衣領用丹朱故知此錦亦朱錦也狐白裘麕裘

皆皮弁服之裘士不衣狐白則大夫以上皮弁服兼用
二裘其所用之異不可考孔氏之所區別未知是否也
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鄭氏曰衛尊者宜武猛愚謂右左虎氏旅賁氏之屬也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
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虎裘狼裘象其威猛以衛君也
士不衣狐白

鄭氏曰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

君子狐青裘豹袞玄緇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袞絺衣以裼
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釋文緇音消麕音迷豸音

岸胡地野犬
絨戸交反

鄭氏曰君子大夫士也緇綺屬也染之以元與狐青裘
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豸胡犬也絺蒼黃之色也孔

子曰素衣麕裘緇衣羔裘黃衣狐裘孔氏曰皇氏云元
衣謂元端也畿內諸侯用緇裘畿外用元衣此狐青是
畿外諸侯朝服之裘凡六冕及爵弁無裘熊氏云六冕
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天子諸侯皆然而云
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袞內外諸侯朝
服皆緇衣以羔爲裘不用狐青也劉氏云凡六冕皆黑
羔裘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
皆用羔裘也劉氏以此元衣爲元端與皇氏同今按詩
箋云羔裘豹袞卿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逍遙論語云
緇衣羔裘唐檜魯非畿內之國何得云畿內諸侯緇衣
畿外諸侯元衣若此元衣爲畿外諸侯鄭註此何得云
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
六冕皆用大裘是以小祭與昊天不異劉氏之說非也

熊氏之說踰於二家聘禮公褐降立註引玉藻云麕裘青豸裘絞衣以褐之又引論語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褐衣或素或絞不定也熊氏云君用素臣用絞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愚謂君子狐青裘豹褰此希冕元冕爵弁服之裘也麕鹿子其色白麕裘青豸褰皮弁服之裘也羔裘豹飾朝服元端服之裘也豹飾猶詩言豹褰也狐裘元端服用於燕居之裘也黃中衣不與上服同色者以其用於燕居而畧其制也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褻裘深衣之裘也大夫士朝元端則服狐裘夕深衣則服貉裘○旄邱之詩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都人士之詩曰狐裘黃黃晉士爲言狐裘蒙龍一國三公以指獻公與二公子魯人言臧之狐裘以譏武仲是狐裘者自人君以下

至於大夫士之所常服也鄭氏云黃衣大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誤矣郊特牲黃衣黃冠以祭乃謂蜡祭時野夫之服與此言黃衣不同若如鄭氏之說則黎人自賦其流離之狀魯人作歌於敗北之餘而乃獨舉臘祭之服以爲言果何義乎且周本無臘祭說已見月令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鄭氏曰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褐也愚謂錦衣狐裘謂狐白裘以錦衣褐之也士不衣狐白大夫雖得衣狐白但用素衣褐之不得用錦衣也

犬羊之裘不褐不文飾也不褐

鄭氏曰犬羊之裘質畧亦庶人無文飾愚謂此下三節雜明褐襲之義犬羊之裘庶人之所服也不褐者賤而畧之也不文飾也不褐者大夫士服裘雖褐若非行禮

之地無事乎文飾者亦不裼也不裼則襲也

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

見賢
遍反

鄭氏曰君子於事以見美爲敬弔則襲喪非所以見美
孔氏曰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之前則裼裘
弔檀弓子游裼裘而弔是也凡敬有二體子於父以質
爲敬故父母之所不敢袒裼臣於君以文爲敬故於君
所則裼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畧故也愚謂凡中衣
之領緣皆華於外服裼則露其中衣之領緣故謂之見
美見美所以致飾也弔主哀故去飾君在主敬故盡飾
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
也

鄭氏曰充覆也尸襲尸尊也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無事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三十一

則裼謂已致龜玉也孔氏曰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
璋致聘則襲若執璧琮行享則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
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
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則裼謂行禮已
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亦謂在君前故裼也
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愚謂上文言裘之裼此變言服
之襲者以明裼襲四時皆有不專屬於裘也充者足乎
內而無待於外之意裼以見美凡以致敬而已而襲則
義非一端犬羊之裘不裼以其人之賤而不足見美也
不文飾也不裼以其事之輕而不必見美也弔則襲以
其主於哀戚而不當見美也尸襲執玉龜襲一則以其
象鬼神之尊嚴而德充於內一則以其執國家之重器
而敬存於中而無待於見美也襲卽不裼而記或言不

裼或言襲者據其禮之輕則見不裼之義據其禮之重則見當襲之義也凡行禮以裼爲常其襲者皆有爲爲之也

08211

